

彌蘭陀王問經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英譯者 Pesala 比丘

果儒編譯

歡迎上中平精舍網站下載瀏覽四部《阿含經》、
《清淨道論》、阿姜查的法語系列與
南傳佛教大師智慧的言語，以及其他好書。

目 錄

前言	7
英譯者序	9
第一章 靈魂	11
第二章 輪迴	16
第三章 時間的開始	17
第四章 五根	31
第五章 佛陀	33
第六章 執著	36
第七章 記憶	39
第八章 解惑 (一)	
1. 論禮敬佛陀	46
2. 全知的佛陀	48
3. 提婆達多出家	50
4. 地震的成因	52
5. 真理的斷言	53
6. 關於受孕的疑惑	54
7. 佛教的存續	55
8. 清淨的佛陀	55
9. 圓滿的佛陀	56
10. 佛陀的平等心	58

第九章 解惑（二）

- 11. 小戒 60
- 12. 密教 61
- 13. 畏死 61
- 14. 免於死亡 63
- 15. 魔羅之力 64
- 16. 知惡行 65
- 17. 佛陀不執著 65
- 18. 僧團的統一 66

第十章 解惑（三）

- 19. 佛法至上 66
- 20. 佛陀的慈悲 67
- 21. 謙遜的佛陀 69
- 22. 佛陀的完美語言 69
- 23. 會說話的樹 70
- 24. 最後的一餐 71
- 25. 禮敬舍利 71
- 26. 佛足受傷 72
- 27. 真正的隱士 72
- 28. 佛陀的自誇 72
- 29. 誰該受罰 73
- 30. 解散僧團 74

第十一章：解惑(四)

- 31. 目犍連之死 75
- 32. 戒律的秘密 75
- 33. 故意說謊 76
- 34. 對菩薩的探究 76
- 35. 關於自殺 77
- 36. 慈心的護佑 78
- 37. 提婆達多為何如此成功 78
- 38. 女性的軟弱 79
- 39. 阿難的勇氣 80
- 40. 佛陀轉變心意 80

第十二章：解惑（五）

- 41. 論居所 81
- 42. 節制飲食 81
- 43. 最優秀的人 82
- 44. 古道 83
- 45. 菩薩的弱點 83
- 46. 禮敬袈裟 84
- 47. 陶匠的功德 85
- 48. 是君王抑或是婆羅門 86
- 49. 正命 86
- 50. 佛陀的猶豫 87
- 51. 佛陀的老師們 88

第十三章：解惑（六）

- 52. 兩尊佛不能同時存在 88
- 53. 布施給僧團 89
- 54. 出家生活的優勢 90
- 55. 苦行之道 91
- 56. 還俗 92
- 57. 阿羅漢的成就 93
- 58. 重罪 94
- 59. 無德之人 95
- 60. 水有生命嗎 96

第十四章：解惑（七）

- 61. 消除障礙 96
- 62. 在家阿羅漢 97
- 63. 阿羅漢的過失 98
- 64. 世間所無之物 98
- 65. 無因 99
- 66. 生起方式 100
- 67. 夜叉 100
- 68. 為僧眾制定戒律 101
- 69. 太陽的熱度 101
- 70. 冬日的陽光 102

第十五章：解惑（八）

- 71. 維桑塔拉的布施 102
- 72. 苦行 104
- 73. 惡的力量 105
- 74. 迴向 107
- 75. 夢 109
- 76. 早逝 110
- 77. 阿羅漢塔廟的奇蹟 111
- 78. 每個人都能理解佛法嗎 111
- 79. 涅槃之樂 112
- 80. 有關涅槃的描述 113
- 81. 體證涅槃 114
- 12. 涅槃在哪裡 116

第十六章：推理解答

- 1.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花 118
- 2.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芳香 119
- 3.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果實 119
- 4.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解藥 119
- 5.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良藥 119
- 6.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甘露 120
- 7.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珍寶 120

第十七章：苦行 121

第十八章：譬喻 125

結論 130

前 言

《彌蘭陀王問經》成書於西元前一世紀左右，雖未編入南傳大藏經中，卻是非常重要的藏外經典，並有數種寫本。根據英國學者 Rhys Davids 的英譯本（*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彌蘭陀王問經》分為「世俗故事、法相質疑、斷惑質疑、矛盾質疑、推論質疑、頭陀行、譬喻說質疑」等七篇，共計二十二章、236 條問答，其中前三篇相當於漢譯的《那先比丘經》，為本經之原型，第四篇以下或為後世所附加。

在結構方面，《彌蘭陀王問經》與《那先比丘經》相同，大體言之，二經在本文與結文部分並無不同，而序文，除結束部分相同外，其餘大不相同。

關於本經之編纂，根據 Davids 夫人的說法，此經係彌蘭陀王之繼承者戴奧尼西歐斯（Dionysios）在位時，由摩那瓦婆羅門以梵語筆錄而成，其後譯為巴利語，復由巴利語譯為僧伽羅語。巴利本亦有英、日、法、德、意等譯本。

《那先比丘經》約譯於東晉（317～420）年間，譯者佚名，收在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那先」係那伽斯那（Nagasena）的略稱，意為龍軍。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彌蘭陀王問經》與《那先比丘經》對照著讀。

此書的編譯者 **Pesala** 比丘，在序文中提道：統治印度東北部的彌蘭陀王，在一次會面中遇到了一位名叫那先的博學僧人，並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關於佛教哲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的問題。

Pesala 比丘說：「這是一部刪節版，而不是翻譯版，因此，為了簡潔起見，我把一些單獨的段落合併成一個。」又說：我盡力忠於原著，即闡明佛陀的教義，並釐清人們可能陷入的一些常見誤解。

Pesala 比丘曾在緬甸和泰國接受訓練，他對巴利語的了解使他能夠檢查譯文中模棱兩可的地方，從而以優雅、現代的英語編寫出這部簡潔易讀的作品，有興趣的讀者可下載瀏覽 **Pesala** 比丘的英譯本。

英譯者序

彌蘭陀是娑羅國(Sàgala)的國王，他博學多識，生性好問。他善於辯論，但無人能解除他對宗教問題的疑惑。他問遍了所有著名的老師，卻無人能令他滿意。

阿薩古塔(Assagutta)是住在喜馬拉雅山的眾多阿羅漢之一，他憑藉神通知曉國王的疑惑，於是他召集眾人，詢問是否有人能解答國王的疑惑，由於無人解答，眾人遂升上三十三天，祈求摩訶薩那(Mahàsena)天神降生成人，以守護佛法。

一位名叫羅哈的僧侶答應前往摩訶薩納再生的卡詹加拉(Kajangala)，等待他長大成人。男孩的父親索努塔拉(Sonuttara)婆羅門讓男孩學習三吠陀經，但男孩那加塞納卻宣稱：「這三部吠陀經空洞無物，如同糠秕。它們既無實質，亦無價值，更無真理。」

羅哈知道男孩已經準備好了，便出現了。男孩的父母同意讓兒子出家。於是，那先開始學習《阿毘達摩》。在完全掌握了七部《阿毘達摩》的知識後，那先(Nàgasena)被允許加入僧團，羅哈將他送往瓦塔尼亞(Vattaniya)跟隨阿薩古塔(Assagutta)學習。

在那裡度過雨季時，那先要求向阿薩古塔(Assagutta)的護持者，一位虔誠的女士說法。聽了這番話，這位女士和那

先都獲得了法眼，了解到一切生起的事物都有消亡的本質。阿薩古塔(Assagutta)隨後將那先派往華氏城(Pāñaliputta)阿育王林園的法護(Dhammarakkhita)處，在那裡，那先在三個月內掌握了三藏的其餘部分。法護告誡他的弟子不要滿足於書本知識，而就在當天晚上，勤奮的弟子那先成為阿羅漢。隨後，他前往與其他仍留在喜馬拉雅山的阿羅漢會合，完成了學業的那先已準備好與任何人辯論。

同時，彌蘭陀王繼續他的精神探索，他拜訪了薩克耶(Saükheyya)的阿育帕拉(âyupâla)比丘，並詢問他僧侶們為何出家。

長老回答說：「是為了能夠生活在正義之中，獲得心靈上的平靜。」國王又問：「尊者！有沒有這樣生活的在家人？」長老承認有很多這樣的在家人，國王反駁道：「那麼，尊者阿尤帕拉(âyupâla)，你出家是沒有用的。一定是由於前世所造的惡業，隱士才會放棄這個世間，甚至要接受修苦行的約束，比如只穿破袈裟，每天只吃一頓飯，或不倒單(不躺下睡覺)。這毫無功德，更談不上正義！」

國王說完，阿尤帕拉(âyupâla)啞口無言，無話可說。這時，陪同國王的五百名巴克特里亞(Bactrian)希臘人說：「長老博學多聞，但缺乏自信，所以不予答辯。」國王感嘆道：「整個印度都沒有人才，如同糠秕，沒有人能夠與我辯論，解除我的疑惑。」

然而，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卻無動於衷，於是國王問：「各位賢士！還有其他博學的聖者可以與我討論問題，解開我的疑惑嗎？」

爾時，大臣天滿天(Devamantiya)說：「大王！有一位長者，名叫那先，博學多聞，舉止溫文爾雅，又有勇氣，能夠和您討論。他現在住在這薩克耶(Saükheyya)寺，你應該去問他。」當一聽到「那先」這個名字，國王就驚訝得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

於是國王派遣信差通知他即將到來。國王在五百名巴克特里亞希臘士兵的護送下，搭乘皇家戰車前往那先的住處。

第一章 靈魂

彌蘭陀王走到那先跟前，禮貌的寒暄了幾句，然後恭敬地在一旁坐下。彌蘭陀王問：「尊者如何稱呼？尊者！您尊姓大名？」

「大王！我叫那先，這只是一個常用的稱呼，因為找不到永久的稱呼。」

彌蘭陀於是召集大夏(Bactrian)希臘人和比丘們作證：「那先說，他的名字中沒有任何永久的個體。你們認可嗎？」

然後他轉向那先說：「尊者那先！如果這是真的，那

麼是誰給你提供衣物、飲食和住處？是誰過著正直的生活？是誰殺生、偷竊、邪淫、妄語或飲酒？如果您說的是真的，那麼就無功德，也無過失，無善惡之人，更無業果。尊者！如果有人殺了您，那就不算謀殺，因此，您的僧團裡也沒有大師。你說你叫那先，那麼那先是什麼？是頭髮嗎？」

「大王，我沒有這麼說。」

「那麼是指甲、牙齒、皮膚，還是身體的其他部分？」

「當然不是。」

「或者是色身、受、想、行、識？還是所有這些的結合？或者是它們之外的某種東西就是那先？」

那先回答：「都不是。」

「那麼，無論我怎麼問，我都找不到那先。那先只是個空洞的名稱。我們眼前所見的究竟是誰？尊者所說的都是謊言。」

「大王！您從小就過著奢華的生活，這正符合您高貴的出身。您是怎麼來的？步行還是坐馬車？」

「坐馬車，尊者！」

「那麼，大王！請解說一下，馬車是什麼，是車軸還是車輪？是底盤還是韁繩？還是構成馬車的軛？是所有這些的組合，還是獨立於它們之外的東西？」

「這些都不是真的，尊者！」

「那麼，大王！這輛馬車只是空話。您說您乘馬車來

此，那是在撒謊。您是偉大的印度國王，您不說實話，是怕誰呢？」然後他召集了在大廈的希臘人和僧眾作證：「這位彌蘭陀王說他是乘著馬車來的，但問他是什麼馬車時，他卻拿不出馬車，你們同意嗎？」

五百名希臘士兵高聲表示贊同，並對國王說：「能的話，就別再說了！」

「尊者！我說的是實話。正因為它有這些部件，所以才被稱為馬車。」

「很好，陛下！您領悟了其中的真諦。正因為人體內有三十二身分(有機物質)，又有五蘊，我才被稱為那先(龍軍)。正如金剛姊妹 (Sister Vajāra) 在世尊面前所說的那樣，『正如透過各種部分的存在而使用『馬車』一詞一樣，當人類有五蘊時，就是我們所談論的眾生。』」

「那先！儘管這問題很難，你竟然能解開這個難題，真是不可思議了！如果佛陀在世，他一定會贊同你的說法。」

彌蘭陀王走到那先跟前，禮貌的寒暄幾句，然後恭敬的在一旁坐下。彌蘭陀王問：「您有多少次雨安居¹？」

「七次，陛下！」

「你怎麼說是七次呢？是你七次，還是數字是七？」

那先：「你的影子現在在地土上，您是王，還是影子是王

¹ 七次雨安居：每年雨季要雨安居。七次，指已出家受戒七年。

？」

「我是國王，那先！而影子因我而生。」

「大王啊！我的戒臘是七，我不是七，但數字七因我而生，七是我的，就如影子是你的一樣。」

「太奇妙了，那先！這道難題你解決了嗎？」

國王說：「尊者！您願意再與我討論嗎？」

「如果陛下願意以學者的身份討論，可以。如果您要以國王的身份討論，則不行。」

「那麼，學者們如何討論呢？」

「學者們討論有歸納和解說，總有人會指出錯誤。他承認錯誤，卻不生氣。」

「那麼，君王們如何討論呢？」

「當一位國王討論某件事並提出一個觀點時，如果有人與他意見相左，他很可能會懲罰對方。」

「好吧，那我就以學者的身份來討論。請尊者無所畏懼地發言。」

「好的，陛下！」

國王說：「那先！我想問個問題。」

「請問，陛下！」

「我已經問過了，陛下！」

「我已經回答了。」

「您回答了什麼？」

「你問了什麼？」

國王心想：「這位僧人真是博學之士，一定能與我討論。」於是，他吩咐大臣滿天(Devamantiya)，邀請他和一群僧眾進宮，然後一邊走一邊嘟囔著：「那先！那先！」於是，滿天、阿南塔迦耶(Anantakāya)和曼庫拉(Mankura)來到那先的隱居處，並陪同僧侶們前往宮殿，他們一起走著，阿南塔迦耶問那先：「尊者！當我說那先時，什麼是那先？」

「你認為什麼是那先？是靈魂，是內在的氣息，是呼吸，如果氣息出去了就不再回來，那人還會活著嗎？」

「當然不會。」

「那些吹號的人吹完號之後，他們的氣息還會回到他們體內嗎？」

「不會，尊者，不會的。」

「那他們為什麼不死呢？」

「我無力與您辯論，尊者！請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呼吸中沒有靈魂，這些吸氣和呼氣只是身體的構成力量。」

然後長老給他講解《阿毘達摩》，阿南塔迦耶對他的解釋很滿意。

等到僧眾回到宮殿，吃完飯後，國王坐在一張矮凳上問道：「我們該討論什麼呢？讓我們討論佛法吧。」

國王問道：「尊者！您出家的目的是什麼？您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我們出家的目的是為了斷除苦，並且不再生起任何苦

，徹底斷除執著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尊者！難道每個人都是為了這些崇高的理由才加入僧團的嗎？」

「不是，有些人是為了逃避國王的暴政，有些人是為了躲避強盜，有些人是為了逃避債務，有些人是為了生計。然而，那些正確加入僧團的人這樣做是為了徹底消除執著(執取)。」

第二章 輪迴

國王問：「有誰死後不會再生？」

「沒有煩惱的人死後不會再生，有煩惱的人死後會再生。」

「你會再生嗎？」

「如果我帶著執著死去，那麼會；如果沒有執取，那麼不會。」

「人能逃脫輪迴嗎？是靠推理的力量嗎？」

「他既無法推理，也沒有智慧、信心、戒德、正念、精進和定力。」

「推理和智慧一樣嗎？」

「不一樣。動物有推理能力，但沒有智慧。」

「那先！什麼是理智的特相？什麼是智慧的特相？」

「掌握是理智的特相，斷除是智慧的特相。」

「請舉個例子。」

「收割大麥的人是如何收割大麥的？」

「他們用左手把大麥抓住，右手拿著鐮刀，把大麥割下來。」

「國王啊！正是如此，隱士以理性掌控自己的心，以智慧斬斷煩惱。」

「那先！戒的特質是什麼？」

「大王啊！是護持，因為它是一切善根的基礎：五根¹、五力²、七覺支³、八正道⁴、四念處⁵、四正勤⁶、四神足⁷、四禪定、八解脫⁸、四梵住⁹。一切善緣皆以德為根基，則一切善緣

¹ 五根：指信、進(精進)、念(正念)、定、慧。

² 五力：指信、進(精進)、念(正念)、定、慧。

³ 七覺支：念覺支、擇法、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

⁴ 八正道：指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⁵ 四念處：指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

⁶ 四正勤：已生善令增長，未生善令生起，已生惡令斷除，未生惡令不生。

⁷ 四神足：善法欲、勤、心、觀。

⁸ 八解脫：透過甚深禪定而解脫的八個階段。

⁹ 四梵住：指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皆不減。」

「請舉個例子。」

「大王！一切動植物以大地為依止，才得以繁茂；同樣，出家人以戒德為本，得以發展五根等。世尊曾言：『當一位智者戒德深厚，培養定力與智慧時，他就像一位精進而睿智的比丘，能成功解開這個糾結。』」

「信心的特質是什麼？」

「是清明與啟發。當信心在心中生起，它便能破除五蓋的障礙，心變得清澈平靜，不受干擾，因此心變得清明。啟發，是禪修者在發現他人已解脫時，渴望獲得自己尚未達到的境界，去體驗自己尚未感受的境界，去證悟自己尚未證悟的境界時所獲得的特質。世尊曾言：憑藉信心，他渡過了洪流；憑藉精進，他渡過了生命的海洋；憑藉堅定，他平息了一切悲傷；憑藉智慧，他得到了淨化。」

「尊者！精進的特質是什麼？」

「大王啊！精進就是持續不斷的強化，使它所獲得的功德不至於消失。」

「請給我舉個例子。」

「國王啊！就像他的軍隊被一支強大的敵軍擊潰時，國王會召集所有盟友來增援(強化)他的軍隊，從而擊潰那支強大的軍隊。因此，強化(reinforcing)是精進的象徵。世

尊曾言：『精進聖弟子啊！比丘們！斷惡修善，遠離罪惡，無可指責，如此，他的心便能保持清淨。』』

「那先！正念的特相是什麼？」

「是專注和憶持。當正念在沙門心中生起時，他反覆觀查善與不善、無過與有過、微不足道與重要、黑暗與光明的特質，以及與之相似的特質，並思考：『此等為四念處，此等為四正勤，此等為四神足，此等為五根，此等為五力，此等為七覺支，此等為八正道，這就是平靜，這就是觀智，這就是解脫。』如此，他培養了那些值得追求的特質，並避開那些應該避免的特質。」

「請給我舉個例子。」

「這就像國王的財務官，提醒他的主人軍隊的規模和國庫的財富總額。」

「保持正念怎麼能成為正念的特相呢？」

「當正念在心中生起時，他觀察善行及其對立面，心想：『這樣的品質有益，那樣的品質有害。』如此，他便能消除自身不善的成分，保持自身的善行。」

「請舉例說明。」

「這就像國王的宰相為他出謀劃策，指引他正確的行事方針。世尊曾說：『諸比丘，我說正念在任何地方都有益。』」

「那先尊者！定的特相是什麼？」

「是引導，大王！因為一切美德都以專注(定)為首，它們傾向於專注，並最終達到專注。」

「請舉例說明。」

「正如房屋的椽子向上傾斜，通往屋脊，而屋脊是屋頂的最高點。同樣，一切美德也向上傾斜，通向禪定。世尊曾說：『比丘們！修習禪定吧，修習禪定的比丘能如實觀察事物。』」

「那先尊者！智慧的特相是什麼？」

「是清明。大王！當智慧在心中生起，便能驅散無明的黑暗，使明辨的光升起，使知識之光閃耀，使諸聖諦清晰可見。如此，禪修者便能以最清明的智慧，洞察一切行法的無常、苦和無我。」

「請舉例說明。」

「國王啊！它就像一盞燈，在黑暗的房間裡，能照亮房間，使裡面的物品清晰可見。」

「那先！這些截然不同的特質，難道最後都殊途同歸嗎？」

「的確如此，它們都能摧毀心識的煩惱。就像軍隊中象兵、騎兵、戰車、弓箭手等兵種，最終都能達成同一個目標，征服敵軍。」

「那先！你回答得真妙。」

「那先！轉世之人，是同一個人還是另一個人？」

「既非同一個人，也非另一個人。」

「請舉例說明。」

「一罐牛奶先變成凝乳，再變成奶油，最後變成酥油。說酥油、奶油和凝乳與牛奶是同一物是不正確的，它們都源自牛奶，所以說它們是別的東西也是不正確的。」

「不再輪迴的人是否知曉此事？」

「是的，大王！」

「他如何知道？」

「通過斷除一切輪迴的因緣，如同農夫不耕不種，不收，便知曉糧倉為何無法裝滿。」

「那先尊者！智生起時，慧亦生起嗎？」

「是的，大王！」

「智與慧相同嗎？」

「是的，大王！」

「那麼，他擁有如此的智與慧，還會對其他事物一無所知嗎？」

「對於他尚未了解的事物，他仍然會一無所知，但對於智慧已經了知的境界，即對無常、苦和無我的領悟，他絕不會一無所知。」

「那麼，有關他那些問題的妄念又該如何解釋呢？」

「從智生起的那一刻起，妄念就消失了。就像光明到來

時，黑暗就消失了一樣。」

「那麼，他的智慧又去了哪裡呢？」

「智慧完成其使命後便會消失，但他對無常、苦和無我的理解卻不會消失。」

「請舉個例子。」

「就像一個人晚上想寫信，他會點上一盞燈，然後寫信，寫完後他會熄燈，即使燈滅了，但信的內容仍然會保留下來。」

「不再輪迴轉世之人，會感受痛苦嗎？」

「他或許會感受到肉體的痛苦，但沒有心苦。」

「如果他感到痛苦，為什麼不就此死去，滅盡執著，從而結束一切痛苦呢？」

「阿羅漢對生命既不貪戀，也不厭惡。他不會搖落未成熟的果實，而是靜待其成熟。正如佛陀的弟子舍利弗尊者所說：『我既不畏懼死亡，也不珍惜生命，如同僱工等待工錢，我也耐心等待時機。我既不渴望死亡，也不渴望生命；我以清明的正念等待時機。』」

「樂受是有益的、有害的還是中性的？」

「可能是這三者中的任何一種。」

「尊者！如果善的狀態不痛苦，痛苦的狀態非善¹，那麼就不可能存在既是善的又痛苦的狀態。」

「大王！您怎麼看？如果一個人一手拿著一個燒紅的鐵球，一手拿著冰球，這兩個球都會傷害他嗎？」

「當然會。」

「那麼你的假設一定是錯的。如果它們不是都熱，而熱會痛，它們也不是都冷，但冷會痛，那麼疼痛就不是來自熱或冷。」

「我無法與你爭辯。請解釋一下這件事。」

然後，長老向國王講授阿毘達摩：「有六種與世間有關的快樂和六種與捨棄有關的快樂；有六種世俗的痛苦和六種與捨棄有關的痛苦；每種情況下都有六種中性感受，總共有三十六種。過去、現在、未來共有三十六種感受，總共有一百零八種感受。」

「那先！究竟是什麼在輪迴呢？」

「心和色身。」

「難道是這同一個心識和色身在輪迴嗎？」

「並非如此。這同一個心識和色身造作了各種行為，

¹ 善行本身不會帶來痛苦，真正讓我們痛苦的是煩惱，而非善行本身。惡行會帶來痛苦，但我們可能因為執著而樂在其中。當惡行的果報來臨時，我們終將承受痛苦。

又因這些行為而使另一個心識和色身輪迴，而這個心識和色身並不因此而擺脫前世行為的果報。」

「請舉例說明。」

「這好比一個人點燃一堆火，自己暖和了，之後，就讓火繼續燃燒而離開了。如果這堆火燒到了別人的田裡，田的主人抓住他，在國王面前控告他，而他卻說：『陛下，我沒有放火燒這人的田。我留下的火與燒毀他田地的火不同。我沒有罪。』他會受到懲罰嗎？」

「的確如此，因為無論他怎麼說，後來的火都是由先前的火引起的。」

「正是如此，國王啊！透過這種心識和色身，人們做出各種行為，而由於這些行為，另一種心識和色身又會再生，而這種心識和色身無法因此擺脫先前行為的後果。」

「那先！你會再輪迴轉世嗎？」

「再問這個問題有什麼用呢？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如果我帶著執著死去，我就會轉世，否則，我就不會再轉世。」

「您剛才說明心與物。那麼，什麼是心，什麼是物呢？」

「粗糙的東西是物質，微細的心識是心智。」

「為什麼它們不是分開產生的呢？」

「這就像蛋黃和蛋殼一樣密不可分，它們總是同時出現，自古以來就一直相互關聯。」

「那先！您說『無始無終』，那麼時間究竟是什麼意思？時間真的存在嗎？」

「時間指的是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於某些人而言，時間存在；對於某些人而言，時間不存在。凡是會輪迴的眾生，時間對他們而言就存在；凡是不會輪迴的眾生，時間對他們而言就不存在。」

「那先！說得好！你的回答很機智。」

第三章 時間的開始

「那先！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根源是什麼？」

「是無明。以無明為緣而有行(無明緣行)，以行為緣而有識(行緣識)，以識為緣而有名色(識緣名色)，以名色為緣而有六入處(名色緣六處)，以六入處為緣而有觸(六處緣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觸緣受)，以受為緣而有愛(受緣愛)，以愛為緣而有取(愛緣取)，以取為緣而有有(取緣有)，以有為緣而有生(有緣生)，以生為緣而有老死、憂悲苦惱(生緣老死)。」

「你說萬物的起始並不明顯。請舉例說明。」

「世尊說：『因六根(以六入處為緣)而生起觸，因觸而生起受，因受而生起渴愛，因渴愛而生起業，然後，因業又生起六根。』這難道還有盡頭嗎？」

「沒有。」

「大王！正如萬物的起源是無法了知的。」

「萬物的起源是否未知？」

「部分是，部分不是。」

「那麼，哪些是，哪些不是呢？」

「無論此生之前的狀態如何，對我們而言都如同從未存在過。就此而言，起始(開端)是不可知的。然而，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卻會生起，並且一旦生起便會消失。就此而言，起始是可以知曉的。」

「是否有諸行？」

「當然有，大王！有眼有色，便有見(sight)；有見便有觸，有觸便有受，有受便有渴愛，有渴愛便有執著；有執著便有「有」，有有便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然而，若無眼與色則無見，無見則無觸，無觸則無受，無受則無渴愛，無渴愛則無執著，無執著則無有；若沒有有，則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難道就沒有不被創造出來的諸行嗎？」

「沒有，大王！因為它們正是透過一種生成過程而產生的。」

「請舉例說明。」

「你現在住的這棟房子，是自然形成的嗎？」

「這裡的一切都來自大自然，木頭來自森林，泥土來自大地，這棟房子是大眾辛勤勞作的成果。」

「正是如此，大王啊！沒有不產生的諸行。」

「那先！世間真有知者嗎？」

「這是什麼？」

「內在的生命原理能夠看見、聽見、嚐到、聞到、感受到，並辨別事物；就像我們坐在這裡，可以隨意向任何一扇窗戶望出去一樣。」

「大王啊！如果內在的生命原理真如您所說，能夠看見、聽見、嚐到、聞到，並感受到事物，那麼它難道不能透過耳朵看到形體等等嗎？」

「不能，尊者！」

「那麼，大王啊！內在的生命原理並不能像你所說的那樣隨意使用任何感官。正是由於眼睛和色法的存在，才產生視覺以及其他種種，即觸覺、受覺、知覺、意念、專注、活力。每件事都與其原因同時發生，因此，其中找不到知者。」

「眼識生起之處，心識也生起嗎？」

「是的，大王！眼識生起之處，心識也生起。」

「哪一個先生起呢？」

「先有眼識，後有心識。」

「是眼識向心識發出指令，還是心識向眼識發令？」

「它們之間沒有溝通。」

「那麼，那先尊者！為什麼眼識會生起心識呢？」

「大王！因為這裡有傾向(tendency)、有開端、有習性

、有關聯。」

「請舉例說明。」

「如果國王的邊境城鎮有堅固的城牆，只有一個城門，一個人想離開城鎮，他會走哪條路？」

「穿過城門。」

「如果另一個人要離開，他會走哪條路？」

「還是穿過同一個城門。」

「第一個人會命令第二個人說：『跟我走同一條路出去』嗎？還是第二個人會告訴第一個人：『我會跟你走同一條路出去？』」

「不會，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

「同樣的，凡有眼識的地方就會生起心識，但兩者之間卻沒有溝通。」

「那先尊者！有心識之處是否總有觸與受？」

「是的，有心識之處必有觸與受，也必有知覺、意念、尋與伺。」

「觸的特相是什麼？」

「觸碰。」

「舉個例子。」

「就像兩隻公羊互相頂撞，眼睛就像其中一隻公羊，可見的物體就像另一隻公羊，兩者的頂撞就是觸。」

「受的特相是什麼？」

「大王！受的特相是體驗和享受。」

「請舉例說明。」

「就像一個侍奉過國王並被授予官職的人，之後便能享受到官職帶來的種種好處。」

「認知的特相是什麼？」

「大王！是辨別藍色、黃色或紅色。」

「請舉例說明。」

「這就好比國王的司庫，通過顏色和形狀來辨認國王的貨物一樣。」

「意圖的特相是什麼？」

「大王！意圖的特相是策劃，並加以準備。」

「請舉個例子。」

「正如有人準備毒藥，喝下後會遭受痛苦一樣。一個人如果預謀作惡並付諸行動，事後也必將在地獄受苦。」

「意識的特相是什麼？」

「意識的特相是知覺，大王！」

「請舉例說明。」

「就像城廣場上的守夜人，無論從哪個方向都能知道有人來了一樣。同樣，當一個人看到物體、聽到聲音、聞到氣

味、嚐到味道、感到觸覺或知道某種念頭時，都是透過意識而知覺的。」

「尋的特相是什麼？」

「是固定，陛下！」

「請舉例說明。」

「就像木匠將精準切割的榫頭固定在榫眼中一樣，固定就是尋的特相。」

「伺的特相是什麼？」

「伺的特相是持續審視。」

「請舉例說明。」

「敲鑼是尋；迴響是伺的特相。」

「能否將這些條件分開，說：這是觸，這是受，這是認知，這是意圖，這是意識，這是尋，這是伺？」

「大王！這不可能做到。如果有一碗湯，裡面放有凝乳、鹽、薑和胡椒，就不能把凝乳的味道挑出來，然後說『這是凝乳的味道』，也不能把鹽的味道挑出來，然後說『這是鹽的味道』，但每種味道都會通過其特質呈現出來。」

那先問：「大王啊！鹽可以用眼睛辨認嗎？」

「是的，尊者！」

「大王啊！您說話要謹慎。」

「然而，鹽也可以用舌頭辨認。」

「是的，沒錯。」

「那先！難道只有通過舌頭才能辨別出鹽嗎？」

「是的，各種鹽都是如此。」

「那麼，為什麼牛車要駛著整車的鹽呢？」

「鹽不可能自己運來。例如，鹽也有質量(mass)，但我們無法稱量鹽的質，只能稱量它的量。」

「那先！你辯論起來很善巧。」

第四章 五根

「五根究竟是源於不同的業力，抑或源於同一業力？」

「源於不同的業力，大王！」

「請舉例說明。」

「如果在田裡播種五種不同的種子，那麼結出的果實也會是五種。」

「那先啊！為什麼所有人都不一樣呢？有的壽命短，有的壽命長；有的體弱多病，有的健康狀況良好；有的相貌醜陋，有的英俊；有的強大，有的無能；有的貧窮，有的富有；有的出身低微，有的出身高貴；有的愚蠢，有的聰慧？」

「為什麼所有的植物都不相同呢？」

「因為它們來自不同的種子。」

「大王啊！正是因為業力的多樣性，眾生才各不相同。世尊曾說：『一切眾生皆有自己的業力，皆為業力的繼承者，皆由業力所生，皆為業力的親屬，皆以業力為依皈；他們所造的業使他們有高低不同的境界。』」

「你說過你出家是為了斷除這種苦，不再產生新的苦。這是過去努力的結果，還是現在需要努力追求的結果？」

「現在的努力，關心的是還有哪些事需要做，之前的努力是已經完成了它必須完成的事。」

「請舉個例子。」

「難道只有當敵人集結起來與你對抗時，你才會著手挖掘護城河，築起城牆，建造瞭望塔，構築堡壘，儲備物資嗎？」

「當然不是這種做法，尊者！」

「同樣，現在的努力，關注的是還有哪些事情要做，而之前必須努力做的事情，已經完成了。」

「你說煉獄之火能瞬間摧毀一棟房子大小的巨石，而你也說，眾生在地獄中轉世，即使燃燒數十萬年也不會被毀滅。我怎麼能相信呢？」

「雖然各種雌性動物吞食的食物骨頭，甚至石頭都會在她們的腹腔內被摧毀，但她們的胚胎卻不會摧毀。正如地獄中的眾生能不會因業力而遭受毀滅一樣。」

「你說世界建立在水上，水建立在空氣上，空氣建立在太空中。這我也不相信。」於是，長老向國王展示了一個由大氣壓力支撐的、符合標準的淨水器，國王這才信服。

「苦的止息即是涅槃嗎？」

「是的，大王！所有愚昧的世人沉溺於感官及其對象，他們從中獲得快樂，並執著於此。因此，他們因慾望的洪流而墮落，無法從生死輪迴和痛苦中解脫。然而聖者不沉溺於這些事物，因此，他們的欲求便止息了。因此不再執著，『有』止息了，不再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絕望也隨之止息。因此，苦的止息即是涅槃。」

「人人都能證得涅槃嗎？」

「並非所有人，國王啊！凡是行為端正，了知該了知的，覺知該覺知的，捨棄該捨棄的，修習該修習的，證悟該證悟的，就能證得涅槃。」

「未證得涅槃者，怎能知曉涅槃之樂？」

「的確可以，大王啊！正如未曾斷手斷腳者，可從斷手斷腳者的哀嚎中體會到痛苦；未證得涅槃者，亦可從證得涅槃者的喜悅之語中知曉涅槃之樂。」

「了解苦的真相，了知無常、苦和無我，斷除貪愛，證得涅槃。」

第五章 佛陀

「你或你的老師見過佛陀嗎？」

「沒有，大王！」

「那先尊者！那麼就沒有佛陀！」

「你或你的父親見過喜馬拉雅山的阿哈河嗎？」

「沒有，尊者！」

「那麼，說沒有阿哈河是否正確呢？」

「你很機敏，那先！」他回答。

「佛陀是無與倫比的嗎？」

「是的。」

「但你從未見過他，又怎能做到呢？」

「就像從未見過大海的人，能知道大海有多大，因為五大河流入大海，但大海卻不會因此而上升。同樣，當我想到我所見過的那些偉大的老師，他們只是佛陀的弟子時，我就知道佛陀是無與倫比的。」

「別人如何才能知道佛陀無與倫比？」

「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帝須長老的大師。人們如何才能知道他的事蹟呢？」

「從他的著作中可見。」

「正是如此，國王啊！凡是聽過世尊說法的人，都會知道他是無與倫比的。」

「那先！你可曾見過真理？」

「我們弟子必須遵從佛陀所立的戒律行事。」

「若無輪迴，是否還有轉世？」

「有的，就像一個人可以從一盞油燈點燃另一盞油燈，但油燈本身並不會從一盞燈轉移到另一盞燈上；又如學生可以從老師那裡背誦一首詩，但詩句並不會從老師轉移到學生身上。」

彌蘭陀王又問：「是否存在全知者？」

「從終極意義上講，不存在。」

「是否存在能夠從這個身體轉世到另一個身體？」

「不存在。」

「如果真是這樣，難道就無法逃脫作惡的後果嗎？」

「是的，如果他們不轉世，就能逃脫；如果他們會轉世，就無法逃脫。這種身心過程會造作善惡之事，而由於這些業力，又會生起另一個身心過程。因此，身心無法擺脫其惡業的影響。」

「請舉個例子。」

「如果小偷偷了別人的芒果，他應該受到懲罰嗎？」

「當然應該。」

「他偷的芒果不是主人種的，他為什麼要受罰呢？」

「因為他偷的那些芒果是別人種的。」

「正是如此，大王啊！這身心過程會造作善惡之事，而由於這些業力，又會生起另一重身心過程。因此，這身心無法擺脫惡業。」

「當行為由身心完成時，它們會留在哪裡？」

「國王啊！行為如影隨形，永不離去，你無法指出它們在哪裡，正如樹木的果實未結果之前，你無法指出它們在哪裡一樣。」

「即將轉世之人會知道嗎？」

「會的，就像農夫播種後，看到雨水充足，就知道會有豐收一樣。」

「世上真有佛陀這樣的人嗎？」

「是的。」

「能指出他在這裡，抑或在那裡嗎？」

「世尊已經涅槃，甚麼也沒留下，無法形成另一個個體。他無法被指出在這裡或是在那裡，就像熄滅的火焰，無法指出在這裡或在那裡一樣。然而，通過他所宣說的教義，我們可以認識他的存在。」

第六章 執著

「那先！你們這些隱士也珍愛自己的身體嗎？」

「不，大王！」

「那你們為何還要滋養他，悉心照料他呢？」

「我們滋養他，照顧他，如同你們照顧傷口一般，並非因為你們愛惜傷口，而是為了讓血肉得以再生。世尊曾說：『這具骯髒的軀體散發著糞便般的惡臭，如同廁所一般。這具軀體，有識之士譴責它，它是愚人的快樂泉源。』」

「一個腫瘤裡面有九個孔，裹在一層濕漉漉的皮膚裡，污穢四處流淌，惡臭瀰漫四方。如果真發生了這樣的事，裡面的東西都流了出來，那麼，人肯定需要一把棍棒用來驅趕那些狗和烏鵲。』」

「如果佛陀是全知的，為什麼他只在必要時才制定僧團的戒律呢？」

「他只在必要時才制定戒律，就像一位醫術精湛的醫生只在必要時才開藥，即使他事先知道所有藥物的功效。」

「如果佛陀具備了偉人的三十二種特徵，為什麼他的父母卻沒有呢？」

「正如蓮花生於淤泥，最終在水中成長，卻與淤泥截然不同，佛陀也與他的父母不同。」

「佛陀是梵行者嗎？」

「是的。」

「那麼他就是梵天的信徒！」

「雖然大象的叫聲像蒼鶻，但它並非蒼鶻的信徒。請問，偉大的國王，梵天是否擁有智慧？」

「是的。」

「那麼他肯定是佛陀的信徒！」

「受戒是件好事嗎？」

「是的。」

「佛陀受戒了嗎？」

「大王！當佛陀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智慧時，對他來說，那就是受戒。」

「對誰而言，眼淚是良藥？是為母親去世而哭泣的人，還是為真理而哭泣的人？」

「國王啊！前者的眼淚有激情，熾熱難耐；後者的眼淚則純淨清涼。清涼與平靜能帶來療癒，而熾熱與激情卻無濟於事。」

「充滿激情的人和缺乏激情的人有什麼區別？」

「國王啊，前者是奴隸，後者不是奴隸。」

「這是什麼意思？」

「前者匱乏，後者不匱乏。」

「但他們都喜歡美食，都不喜歡劣質食物。」

「國王啊！充滿激情的人在享用美食時，既體驗到食物的美味，也有對美味的渴望；而沒有激情的人，只體驗到食物的美味，對美味卻沒有渴望追求。」

「智慧棲息(dwell)何處？」

「無處可尋，大王啊！」

「那麼，就沒有智慧。」

「風棲息何處？」

「無處可尋。」

「那麼就沒有風了！」

「那先！你的回答非常善巧。」

「輪迴是什麼意思？」

「凡生於此地者，死於此地，轉生於他處；轉生於他處者，死後又轉生於他處。」

「我們憑什麼記得很久以前發生的事？」

「憑記憶。」

「難道我們不是憑心(mind)回憶嗎？」

「國王！您是否記得那些您做過，後來又忘記的事？」

「記得。」

「那時您沒有心嗎？」

「是我的記憶出了問題。」

「那麼，你為何說我們是透過心來回憶的呢？」

「記憶是主觀產生的，抑或會受到外界暗示的影響？」

「兩者皆有，大王！」

「這豈不是意味著所有記憶都源於主觀嗎？」

「陛下！如果沒有後天傳授的記憶，那麼工匠們就無需學習，教師們也失去了用處，但事實恰恰相反。」

第七章 記憶

「那先！記憶有多少種方式可以喚起？」

「大王！有十七種方式。也就是說：透過個人經驗，例如像阿難那樣的人能夠回想起前世（無需特殊修練）；借助外在幫助，例如他人提醒健忘者；借助重大事件，例如國王回憶起加冕禮或某人回憶起達到入流(初果)的境界；藉由受益帶來的印象，例如回憶起曾經帶給他快樂的事。透過因傷

痛而產生的印象，例如想起帶給他痛苦的事。透過外貌相似，例如看到與自己相似的人就想起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姊妹；透過外表不同，例如看到與自己不同的人就想起某人；透過言語知識，例如被他人提醒；透過標誌，例如透過烙印來識別役牛。

透過努力回憶，例如被反覆敦促；透過拼字的知識，例如會寫字的人會記得某個字母跟在另一個字母後面；透過算術，例如會計師憑藉其精湛的數字技巧進行大額計算；透過背誦，例如經文誦讀者憑藉其背誦技巧進行記憶；透過禪修，例如僧人回憶其前世；透過參考書籍，例如國王參考書籍回憶先前製定的法令；透過質押，例如當一個人看到存放的物品時，會想起當初質押時的情形；或者透過聯想，例如當一個人看到或聽到某事時，會想起與其相關的其他事情。」

「你說一個終生作惡的人，只要在臨終之際憶念佛陀，就能往生天界；一個好人只要做了一件壞事，就會墮入地獄。這兩件事，我都不相信。」

「國王啊！您認為一塊小石頭如果沒有船，能漂浮在水面上嗎？」

「不能。」

「然而裝滿石頭的車，放在船上也能漂浮。所以，你應該把善行想像成一艘船。」

「比丘們是否想要消除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苦？」

「我們想要的是止息苦，並且不再生起其他的苦。」

「那先！真的有所謂的未來的苦嗎？」

「沒有。」

「那麼，你努力消除苦，真是非常聰明！」

「大王啊！曾有敵對的君王來與您對抗嗎？」

「有的。」

「難道在那時您才開始準備戰鬥嗎？」

「並非如此，一切都是事先準備的，為了防範未來的危險。」

「但是，大王啊！如今還有所謂的未來危險嗎？」

「沒有，尊者。」

「您真是聰明絕頂，竟然努力消除它！」

「回答得好，那先！你回答得真巧妙。」

「到梵天界有多遠？」

「非常遠，國王！即使一塊石頭從梵天界落下四萬八千里，也要四個月才能到達地球。」

「那麼，一個僧人如何能如此迅速地到達那裡，即使憑藉神通？」

「國王！您在哪裡出生？」

「有個島叫阿拉桑達(Alasanda)，我就出生在那裡。」

「它離這裡有多遠？」

「大約兩百里格(leagues)。」

「你還記得在那裡做過什麼事嗎？」

「記得。」

「你這麼快就走了兩百里格！如此一來，這位僧人便可憑藉神通瞬間證得梵天界。」

國王問道：「如果一人死後轉生梵天界，同時另一人死後轉生喀什米爾(Kashmir)，誰會先到達？」

「你的家鄉離這裡有多遠？」

「兩百里格。」

「喀什米爾離這裡有多遠？」

「十二里格。」

「你更快地想起了他們中的哪一個？」

「同時想起，尊者。」

「大王啊！同樣地，那些在同一時刻死去的人，也將在同一時刻再生¹。」

「證悟(覺支)之法有多少？」

「七種，大王！」

¹ 在同一時刻死去的人，也將在同一時刻再生：死前的最後一個心識是死心，下一個心識是結生心，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若未墮入鬼道或畜生道，通常為中陰身。

「證悟真理之法有多少？」

「一種即探求真理(擇法覺支)，因為不探求真理，一切都無法理解。」

「那麼，為何說有七種呢？」

「你鞘中的劍若不握在手中，能斬斷萬物嗎？」

「不能，尊者！」

「正是如此，大王！若無其他覺支便無法探求真理。」

「功德與罪過，孰輕孰重？」

「是功德比較重要，國王！作惡者會懊悔，知道自己的錯誤，因此罪過不會增加。然而，行善者不會懊悔，他會喜悅和快樂，喜悅使他安寧，安寧使他心滿意足，心滿意足使他能夠專心，專心使他能夠如實觀察事物。這樣一來，功德就得以提升。因此，功德更為重要，罪過則相對微不足道。」

」

「有意的作惡和無意識的作惡，哪個罪過更大？」

「無意識的作惡，大王！」

「那麼對無意識的作惡者，我們應該加倍懲罰。」

「大王！您認為一個人如果不知道鐵球很燙，卻抓住它，那麼他受到的燒傷會比已知道鐵球很燙的人更嚴重嗎？」

「如果他不知道很燙，他會被燙得更嚴重。」

「國王啊！無意識地做錯事的人也是如此¹。」

「是否有人能夠憑藉自身的力量前往梵天界或其他大陸？」

「國王！有的。正如您只需在心中默念『我要落在那裡』就能輕鬆跳躍一小段距離一樣，修習禪定的人也能前往梵天界。」

「即使是最細微的事物也能被剖析嗎？」

「是的，國王！智慧能夠剖析一切細微的事物。」

「那先！這三者：意識、智慧、魂，本質不同還是只是名稱不同？」

「大王啊！知是意識的標誌，辨別是智慧的標誌。魂是無法尋覓的。」

那先說：「世尊做了一件難事，他區別所有依賴於感官的心理狀態，指出什麼是觸，什麼是受，什麼是想，什麼是意念，什麼是心。」

「請舉例說明。」

「如果有人從海裡掬起水嚐一嘗，就能說：『這水來自恒河，這水來自亞穆納河(Jumna)，這水來自甘達克河(Gandak)，這水來自薩拉布河(Sarabhu)，這水來自摩希河

¹ 所有錯誤行為都源自無知，因此明知故犯的人比被蒙蔽的人更容易感到懊悔並改正錯誤。

(Mahi)。』比這更難的是區分伴隨任何一種感官而來的心理狀態。」

由於已是午夜，國王向那先比丘獻上供養，並說道：「就像金籠中的獅子渴望自由一樣，我也渴望僧人的生活，但我活不了多久，我的敵人太多了。」

隨後，那先回答了彌蘭陀王所提出的問題，之後便起身返回住處。那先離開後不久，彌蘭陀王便回想這些問題和答案並總結道：「我提出的問題都很恰當，那先的回答也很恰當。」回到住處後，那先思考一番，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第八章 解惑（一）

國王徹夜思考與那先的對話後，立下八條誓言：「這七天裡，我不裁決任何案件，我不懷有任何貪慾、瞋恨或癡念，我將謙卑地對待所有僕人和依附者。我將謹慎審視自己的一舉一動和六根。我將滿懷慈悲，關懷一切眾生。」

然後他想單獨與那先尊者談話，說：「想要深入探討的人應該避免八種地方：不平坦的地面，在那裡討論的事情會變得分散、冗長、無意義；在不安全的地方，恐懼會擾亂心神，使人無法清楚理解意義；在風大的地方，聲音含糊不清；在僻靜的地方，可能會有人偷聽；在神聖的地

方，討論的話題可能會被嚴肅的環境所轉移；在路上，談話可能會變得平淡無奇。在橋上，它可能會變得不穩定、搖晃；在公共浴場，它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那先！有八種人，他們容易破壞討論：貪欲者、易怒者、愚癡者、驕傲者、貪婪者、懶惰者、固執者、愚昧者，這八種人是高尚辯論的破壞者。」

「那先！智慧發展成熟有八個原因：年歲增長、名望提升、經常提問、結識良師、獨立思考、討論、與賢者交往以及居住在適宜之地。此處無障礙，適宜討論，我亦是模範弟子，我謹慎，且觀智已成熟。」

「那先！老師對優秀的學生有二十五項職責：他必須始終保護他的學生，讓他知道該培養什麼，應該避免什麼，應該認真對待什麼，應該忽視什麼。他應指導弟子如何睡眠、如何保持健康、哪些食物該吃或不該吃，教導弟子飲食節制，並與弟子分享自己鉢盂中的供品。」

「當弟子沮喪時，他應當鼓勵弟子，並建議他結交合適的朋友，去哪些村莊和寺院走走。他絕不應與他開玩笑或說些愚蠢的話，即使發現他的缺點，也應耐心對待。他應當勤勉盡責，恪守戒律，值得尊敬，並且心胸開闊。他應該視學生如子，努力提拔他，使他學識淵博，愛護他，在學生需要幫助時絕不拋棄他，絕不怠慢他的職責，並在學生跌倒時幫助他重回正軌。」

「國王啊！在家弟子應具備以下十種特質：與僧團同甘共苦，以佛法為指引，樂於布施，盡力振興衰退的宗教。他見解正直，不為節慶的喧囂所動，即便為了生命也不會追隨其他老師。他謹言慎行，喜愛和諧，為人公正無私。他為人正直，皈依佛、法、僧。您具備這些特質，因此看到佛教的衰落，你渴望它的興盛，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可以問我任何你想問的問題。」

1. 論禮敬佛陀

獲准觀見後，彌蘭陀王行禮，雙手合十，恭敬的問道：「尊者那先！其他宗派的領袖說：『如果佛陀接受禮敬和供養，那麼他就不能完全脫離塵世，因此，對他的一切供養將是無益的。』請斷除這種邪見，解開這個困境，並賜予佛陀未來弟子以駁斥敵人的智慧。」

「大王！世尊已完全解脫，對任何供養或榮譽都不執著。」

「那先！兒子可以稱讚父親，父親也可以稱讚兒子，但這不足以使批評者噤聲。」

「雖然世尊已經圓寂，無法接受人們給予他的禮物和榮譽，但以他的名義所行的善行仍然有價值，並會結出豐碩的果實。如同強勁的風吹拂過，世尊也以他那撫慰人心、溫柔純淨的愛席捲了整個世界。就像酷暑難耐的人被涼

爽的風吹得舒緩一樣，被貪慾、瞋恨和愚癡折磨的眾生，也能被世尊的殊勝教誨所平息。」

大王！雖然世尊已經圓寂，但他留下的教義、戒律和珍貴的遺物，這些遺物的價值源於他的戒、定、慧和解脫。即使是飽受人生苦難的人們，也能從中受益，就像擁有扇子的人，即使風停了，也能有扇子的微風吹拂一樣。世尊早已預見到這一點，他說：『阿難，你們中有些人可能會想：老師的教誨已經結束，我們再也沒有老師了！你們不應該這樣想。我所宣講的法和我所制定的戒律，在我離世後，就讓它們成為你們的老師吧。』』

「國王啊！請再聽另一個理由。你可曾聽說過，膽敢攻擊舍利弗長老的惡鬼難陀迦(Nandaka)，最終被大地吞噬了(生陷地獄)？」

「那先尊者！這是眾所周知的。」

「舍利弗尊者對此表示贊同嗎？」

「舍利弗尊者絕不會同意任何眾生遭受痛苦，因為他已經根除了所有的憤怒。」

「如果舍利弗沒有同意，難陀迦為何會被大地吞噬？」

「是因為他作惡的力量。」

「大王啊！有多少人被大地吞噬呢？」

「尊者，共有五位：婆羅門女子西卡¹、釋迦族的蘇波布達

¹ 她被佛陀的反對者說服，誣告佛陀是她的情人。

(Suppabuddha)¹、提婆達多、惡魔難陀迦²，以及婆羅門難陀(Nanda)³，他們都已被大地吞噬。」

「大王啊！他們究竟做錯了甚麼？」

「他們詆毀世尊或他的弟子們。」

「大王啊！即使如來已去世，對他所做的善行依然有價值，並能結出果實。」

「那先！你解答了這深奧的問題，你揭示了隱藏的真相，解開了謎團，清除迷霧，駁斥謬論，使宗派主義者蒙受黑暗的籠罩，你是所有宗派領袖中最傑出的。」

2. 全知的佛陀

「那先！佛陀是全知的嗎？」

「是的，國王！但觀智並非一直伴隨著他，這取決於反思(reflection)。」

「那先！如果佛陀的觀智是通過反思獲得的，他就不可能是全知的。」

「我再進一步解釋，人的心智能力分為七類。第一類是凡夫，他們充滿貪、瞋和癡，他們的身口意都未經訓練，他們的思考(thinking)緩慢而困難。其次，有些入流者(初果)已

¹ 他是耶輸陀羅和提婆達多的父親，醉酒後站在路上阻擋佛陀。

² 他就是擊打舍利弗頭的夜叉。

³ 他就是強暴了美麗的阿羅漢尼優波羅伐阿的青年。

獲得正見，能正確領悟師父的教誨。他們的思考敏捷，已斷除三結(身見、戒禁取和疑)。」

「第三，有些一來者(二果)，就五下分結¹而言，他們的貪和瞋薄弱，他們的思考迅速而輕鬆。」

「第四，有些不還者(三果)，他們的貪和瞋都已斷除。他們的思考能力在十結²內運作迅速而輕鬆。」

「第五，阿羅漢，他們已經斷絕感官慾望和無明，過著聖潔的生活，究竟解脫。他們的智慧並不匱乏，但對於前世的知識或眾生的修行能力卻有所欠缺。」

「第六，闡支佛，他們完全依靠自己，不需要老師。就他們自身的認知範圍而言，他們的思維敏銳，但對於完全覺悟者的認知範圍，他們的思維則較緩慢，就像一個人會毫不猶豫的渡過自己土地上的小河，卻會猶豫是否要渡過浩瀚的海洋。」

「最後，還有佛陀，他們擁有所有知識，具備十種能力、四種無畏狀態。他們的思維敏銳，在任何知識領域都不遲鈍，如同強力的弓箭能輕易穿透薄布，他們的知識也同樣暢通無阻，輕鬆超越前述六位。正因為他們的心如此清淨敏捷

¹ 五下分結：身見（我見）、戒禁取（誓守禁戒與禁忌）、疑（對正法的疑惑）、欲貪、瞋恚，是證入第三果的聖者所斷除的煩惱。

² 十結：指五上分結和五下分結。五上分結指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是證得阿羅漢果的聖者所斷除的煩惱。

，諸佛才能展現兩種神通¹。由此我們只能推測他們的力量有多麼強大和清晰。對於這些奇蹟，除了反思(reflection)，我們找不到其他可以解釋的理由。「然而，那伽塞那，反思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在反思開始之前尚不清楚的事情。」

「然而，那先！反思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尚不清楚的事情。」

「富人不會因為遊客不期而至，家中卻沒有食物就被稱為窮人；一棵碩果累累的樹，也不會因為果實尚未落地就被稱為不結果實。佛陀亦是如此，雖然他的知識是通過反思獲得的，但他的確是全知的。」

3. 提婆達多的出家

「如果佛陀既全知又慈悲，為什麼還要接納提婆達多加入僧團呢？因為他造成了僧團分裂（只有比丘才能做到），因此墮入地獄一劫。如果佛陀不知道提婆達多會做什麼，那麼他就不是全知的；如果他知道，那麼他就不是慈悲的。」

「世尊既是全知，又充滿慈悲。正因為他預見提婆達多的痛苦將會減少，所以才接納他出家，就像有影響力的人可以將罪犯的刑罰從死刑減為砍手砍腳，但不必為此罪犯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負責一樣。或者又像聰明的醫生可

¹佛陀同時展現兩種神通，全身每個毛孔同時噴出火焰和水柱。

以通過服用強效瀉藥來減輕重病一樣，佛陀接納提婆達多出家，也減輕了他未來的痛苦。在地獄中受盡苦難之後，提婆達多將獲得解脫，成為一位名叫安尼希薩拉(Aññhissara)的闍支佛。」

「那先！世尊給予提婆達多的恩惠何其偉大！如來在他迷失於叢林時為他指明道路，在他墜入懸崖時給予他穩固的立足點。然而，這一切的緣由和意義，唯有像你這樣有智慧的人才能領悟！」

4. 地震的成因

「那先！佛陀曾說地震有八大成因。然而，我們在經文中發現，也提及第九個成因。當菩薩維桑塔拉將妻兒送人當僕人，圓滿完成布施波羅蜜時，大地也隨之震動。如果佛陀前言為真，那麼後言是假的。」

「國王！這兩種說法都正確。維桑塔拉(Vessantara)的布施之所以沒有被列為引發大地震的第九個原因，是因為它極其罕見。就像乾涸的小溪平時不蓄水，但在豪雨時會變成河流一樣。維桑塔拉的慷慨也是單一而特殊的事件，因此與八大地震的原因截然不同。」

「國王啊！在我們的宗教歷史中，您是否聽說過虔誠的善行，在今生就能獲得回報？」

「是的，那先！有七個這樣的例子：花環製作者蘇瑪那(Sumana)、婆羅門埃卡薩尼亞卡(Ekasàñaka)、農夫普羅

阿、王后末莉(Mallikà)、被認為是戈帕拉(Gopàla)之母的王后、虔誠的女子蘇皮亞(Suppiyà)以及女僕普羅阿。」

「大王！您可曾聽說過，有人布施時，大地會震動一兩次？」

「沒有，尊者，我從未聽說過。」

「大王！我也從未聽說過這樣的事，儘管我一直潛心學習，樂於求知，除了維桑塔拉(Vessantara)的珍貴禮物之外，大地並非靠一己之力就能撼動。當正義的重擔壓得大地喘不過氣，當純粹的善行的重擔壓得大地無法承受時，大地便會搖晃不定。大王啊！當維桑塔拉布施時，他並非為了獲得榮耀的來世，也非為了未來的財富，更不是為了得到回報，不是為了諂媚，也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獲得至高無上的智慧。」

5. 真理的斷言

「薩維(sāvi)王將自己的雙眼賜給了苦苦哀求的人，而新的眼睛便長在了原處。這怎麼可能呢？」

「這是真理的力量使之發生，正如神秘主義者吟誦真理時，他們可以祈雨、驅散火焰或中和毒藥。」

「有一天，正義的統治者阿育王站在波那利普塔城的居民中間，對他的大臣們說：『有沒有人能讓這條恒河逆流而上呢？』此時，一位名叫賓杜瑪塔(Bindumatā)的妓女也在人群中，她表演了一個真言術，就在那一刻，奔騰咆哮的恆河在

眾目睽睽之下逆流而上。」

國王驚嘆不已，找到那位促成此事的女子，問她：『你這樣做是出於什麼真理呢？』

她回答說：『無論誰付錢給我，無論是婆羅門、貴族、商人還是僕人，我都一視同仁。我秉持公正無私的原則，為付我錢的人服務，這就是我使恆河回流的真理之舉的根基。』這些事情的發生並無尋常原因，而真理的力量本身就是原因。也唯有真理的力量才能促成證悟四聖諦。』

6. 關於受孕的疑惑

「那先！世尊說，受孕發生在子宮中，是三種原因同時發生的：父母的交媾、母親的月經週期以及即將出生的生命。然而，他也說，苦行僧杜卡拉(Dukàla)用拇指觸碰苦行女帕里卡(Pàrikà)的肚臍時，便懷上了男孩薩瑪(Sàma)。』如果前者為真，那麼後者必然為假。」

「國王啊，這兩個說法都是真的，但你不應該認為後一種情況有什麼過錯。天王帝釋看到那些苦行僧會失明，便懇求他們生個兒子。然而，即使為了保命，他們也不願發生性關係，於是天王帝釋出面干預，指示杜卡拉(Dukàla)，於是薩瑪(Sàma)就此誕生。」

7. 佛教的存續

「在女性受戒之後，世尊說正法只能延續五百年。」

然而，他對蘇巴達(Subaddha)說：『只要僧眾過著圓滿的梵行生活，這個世界就不會缺少阿羅漢。』這兩種說法自相矛盾。』

「國王啊！世尊確實說過這兩句話，但它們在精神和字義上都不同，一句是關於正法的存續，另一句是關於梵行的實踐，這兩件事截然不同。他說五百年是在為佛教設定一個期限，但他在與蘇巴達交談時，卻是在闡明佛教的本質。如果佛陀的弟子們繼續在五正勤¹努力，如果真心渴望修習戒、定、慧三學，並在行為和戒行上完善自己，那麼佛陀的光輝教誨就會長久流傳，並且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愈發堅定不移。大王啊！佛陀的教誨根植於修習實踐，修習是其精髓，只要修習不衰退，教誨便永存。教誨消亡有三種方式：對獲得清明的觀智、與之相符的修習，以及外在形式的衰退，都會導致這種衰退。當智力停止時，即使行為端正的人也無法真正理解。隨著修行的衰落，戒律也隨之停止，只剩下宗教的外在形式。當外在形式消失時，傳承也就斷絕了。」

8.清淨的佛陀

「如來證得全知時，為何會被提婆達多扔出的石塊碎片所傷？若他真的受傷，便無法擺脫一切惡念，因為

¹ 五正勤：自信、健康、誠實、精進和智慧。

沒有受就沒有業，一切受(feeling)皆源於業，受亦因業而生。如果如來證得全知時已經斷除了自身的一切不善，為什麼會被提婆達多丟出的石塊碎片所傷呢？如果他真的受傷，那麼他就不可能完全解脫一切苦難，因為沒有業力就沒有感受，一切感受都源於業力，也正因為業力，感受才會生起。」

「國王！並非所有感受都源於業力。生起感受的原因有八種：風邪、膽汁、痰液過多、三液混合、溫度變化、環境壓力、外力因素和業力。凡是說『只有業力壓迫眾生』的人，都忽略了其他七種原因，這種說法是錯的。」

「當一個人的氣被擾亂時，會發生以下十種情況之一：受寒、受熱、受飢餓、受口渴、吃得過多、站太久、過度勞累、跑步、接受治療或因業力所致。膽汁紊亂有三種原因：受寒、受熱或飲食不當。痰液紊亂也有三種原因：受寒、受熱或飲食不當。這三種紊亂的體液混合在一起，會產生其特有的疼痛。

此外，還有因溫度變化、環境壓力和外在因素引起的疼痛，還有一種疼痛是由業力造成的，由業力引起的疼痛遠小於其他原因所引起的疼痛。無知者認為一切經歷皆為業果，這種說法未免過於片面。若無佛陀的洞見，無人能確知業力作用的廣度。

世尊的腳被碎石劃傷時，疼痛完全是外因所致。世尊雖然從未遭受因自身業力或境遇壓力而產生的痛苦，卻遭受其他六種因緣所致的痛苦。世尊曾說：『薩瓦卡(Sāvaka,)！有些疼痛是由膽汁引起的。那些認為“人的一切感受都是先前行為所造成”的苦行僧和婆羅門，他們超越了確定性，因此我認為他們是錯誤的。』』

9.圓滿的佛陀

「如來若已在菩提樹下成就一切，為何還要獨自修行三個月？人若已吃飽，何必再吃？人若健康，何必再服藥？」

「國王啊！獨處禪修有很多好處。所有如來都因此證得佛果，為了感激它對人類的益處而修習獨處。

獨處有二十八種好處：獨處能保護他，延長他的壽命，賦予他活力，掩蓋他的缺點，消除他的惡名，並給他帶來名望，消除不滿並帶來滿足，驅散恐懼並賦予他自信。去除懶惰，使他充滿熱情；去除貪瞋癡；去除驕傲；除去散亂的念除，使他的心專注；使他的心柔軟，使他心情輕鬆；使他變得嚴肅；給他帶來物質利益。使他值得敬仰，帶給他喜悅，充滿快樂，讓他看清一切有為法的本質，不再輪迴，並為他贏得一切出家生活的果實。正因為如來知道這些益處，他才選擇隱居修行。

如來選擇獨處共有四個原因：為了安住於平靜安寧之中；因為獨處無過錯；因為獨處是通往一切善行的唯一途徑；因為獨處受到諸佛的讚頌和推崇。他們之所以隱居，並非因為他們還有什麼未竟之業，或者還有什麼可以增添的，而是因為這些殊勝的優勢。

10. 佛陀的平等心

「佛陀說，如果他願意，他的壽命可以活長達一劫，而他也說過，他會在三個月後去世。這兩種說法怎麼可能同時成立呢？」

「大王啊！這裡的『劫』是指人的壽命，佛陀所說的是神足（iddhipàda）¹。世尊對來世沒有任何慾望，因為他說：『我不見來世的任何美好之處，就像一小撮糞便都會散發著惡臭一樣。』」

一劫通常指世界的生成和消滅時期，但這裡指的是人的平均壽命：佛陀時代約為100歲，如今只有75歲。據說每過一個世紀，壽命就會減少一年。無量劫則要長得多。

¹ 神足：又稱如意足，有欲(善法欲)、勤、心、觀四神足。神足的體性是定，定是神通所依止的，所以稱為神足。

第九章 解惑（二）

11. 小戒和小小戒(The Minor and Lesser Precepts)

「世尊曾說：『諸比丘！我以更高的智慧宣說佛法。』而他又說：『阿難！我涅槃後，僧團若願意，可以捨棄小戒。』那麼，這些戒律是無故而錯誤的制定的嗎？」

「世尊說：『讓僧團捨棄小戒』是為了考驗僧眾。就像一位君王臨終前考驗他的兒子們，說：『我死後，我的王國邊陲將有淪陷的危險。』他的兒子們會在父親去世後放棄那些邊陲地區嗎？」

「不會，尊者！君王貪婪成性，王子們或許會為了權力，去征服兩倍於他們現有領土的土地，但他們絕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

「國王啊！佛陀的弟子們也是如此，他們對佛法充滿熱情，即使遵守一百五十多條戒律，也絕不會放棄任何一條已經制定的戒律。」

「那先！當世尊提到小戒時，人們可能會疑惑這究竟指的是哪些戒律。」

「這些錯誤的行為屬於小戒(lesser precepts)，而妄語則屬於小小戒(minor precepts)。召開第一次佛教結集的長老們對此事也意見不一致。」

12. 密教(The Esoteric Teaching)

「世尊對阿難說：『如來在法方面，不會有所保留。』然而，當摩盧利迦子(Màlurikyàputta)向他提問時，他卻沒有回答。是因為無明而沒有回答，還是想要隱瞞什麼呢？」

「國王啊！佛陀沒有回答問題，並非因為無知，也不是為了隱瞞什麼。一個問題可以用四種方式回答：直接回答、分析回答、反問回答或置之不理。」

「哪些問題該直接回答呢？」

「色是無常的嗎？受是無常的嗎？想是無常的嗎？這些問題應直接回答。」

「哪些問題需要分析來回答呢？」

「無常的事物是色法嗎？」

「什麼問題該被擱置呢？」

「世界是永恆的嗎？世界不是永恆的嗎？如來死後是否存在？死後是否存在？靈魂與肉身是同一回事嗎？肉身是一回事，靈魂又是另一回事嗎？對於這類問題，世尊沒有回答摩盧利迦子(Màlurikyàputta)，因為沒有必要回答。諸佛不會無緣無故說話。」

13. 畏死

「世尊說：『一切眾生都畏懼刑罰，一切眾生都懼怕死亡。』然而世尊又說：『阿羅漢已超越一切恐懼。』那麼，

究竟如何呢？阿羅漢會畏懼死亡嗎？還是地獄中的眾生會畏懼死亡，因為他們或許能藉此解脫痛苦？」

「國王啊！世尊所說的『眾生畏懼刑罰，眾生懼怕死亡。』並非針對阿羅漢，阿羅漢是例外，因為他已經斷除了一切恐懼的根源。假設國王有四位忠誠可靠的大臣，如果國王下令『我國所有百姓都必須納稅』，他們會害怕嗎？」

「那先，他們不會害怕，因為這項稅收不適用於他們，他們凌駕於稅收之上。」

「大王啊！同樣地，『眾生畏懼刑罰，眾生懼怕死亡』這句話並不適用於阿羅漢，因為他們超越了對死亡的恐懼。大王啊，確定一句話的含義有五種方法：與所引用的經文比較；透過『品嘗(taste)』，即它是否與其他經文相符？它是否符合老師們的教導？經過他的思考，即它是否符合他的經驗？第五，透過所有這些方法的結合。」

「那先！我承認阿羅漢是例外，但地獄中的那些眾生肯定不會害怕通過死亡來擺脫那種折磨吧？」

「國王啊！地獄裡的人懼怕死亡，因為死亡是所有不識佛法的人所懼怕的境況。試想，如果國王要釋放一個被囚禁在地牢裡的人，他會不害怕見到國王嗎？」

「他會的。」

「國王！正是如此，地獄裡的那些生靈即便能從痛苦中

解脫出來，也懼怕死亡。」

14. 免於死亡

「世尊曾說：『天上沒有，海中沒有，最偏僻的山縫裡也沒有，整個世界裡也沒有一個地方，能讓倖存者避免死亡。』然而，另一方面，護衛經是佛陀為了保護身處險境之人而宣說的。如果死亡無法避免，那麼保護的儀式(the Paritta ceremony)就毫無意義。」

「國王啊！保護經是為那些還活著的人而作的。對於生命已終結之人，沒有任何儀式或人為手段可以延長其壽命。」

「那先！如果還有壽命的人會活下去，而沒有壽命的人會死去，那麼藥物和保護經就都無濟於事了。」

「你可曾見過或聽說過藥物治癒疾病的案例？」

「見過，成百上千次。」

「那麼關於護衛經和藥物無效的說法一定是錯的。」

「那先！護衛經能保護所有人嗎？」

「僅對部分人有效，並非對所有人有效。保護經會失效的原因有三：過去業力造成的障礙，現在煩惱造成的障礙以及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障礙。對眾生而言本是護身之法，卻因他們缺乏信心而失去力量。」

15. 魔羅的力量

「您說如來一直接受布施，但當他進入波剎羅村時，卻因魔羅的干預而一無所獲。魔羅的力量是否大於佛陀？或是罪惡(demerit)的力量大於功德的力量？」

「大王！雖然您所說的屬實，但這並不足以證明您的論點。試想一下，如果一個守衛站在王宮裡，他可能會出於嫉妒而阻止別人給國王送禮物，但這並不意味著國王的權力就比守衛弱。」

「阻礙布施的方式有四種：阻礙並非為特定之人準備的布施；阻礙為某人預留的布施；阻礙為某人準備的布施；阻礙他人享用已贈予的布施。在你提到的例子中，那份布施並非專門為世尊準備的，如果是，就不會有人阻礙它。」

「大王啊！有四件與如來相關的事物，任何人都無法破壞它們：為他準備的布施，環繞他一尋的光環，他的全知，以及他的生命。這些事物完美無瑕，不受任何眾生的侵害，也無法被傷害。」

「魔羅附身在帕卡薩拉村的村民時，就好比強盜藏身於人跡罕至之處，劫掠路人。然而，如果國王發現了他們，你認為他們安全嗎？」

「不安全，他可能會把他們砍成碎片。」

「正是如此，大王！如果魔羅膽敢阻撓施捨給世尊的布施，他的頭顱就會碎成千片。」

16. 知惡行

「世尊曾說：『凡無知的剝奪眾生生命者，必積大罪。』然而，在關於殺生的比丘戒律中，他又說：『若不知，則無罪。』¹這兩種說法怎能同時成立呢？」

「有些罪過，不知者不可逃避；有些罪過，不知者可以逃避。世尊正是針對後一種罪過說，不知者無罪。」

17. 佛陀不執著

「世尊說：『如來不認為自己應該領導僧團，也不認為僧團依賴他。』但對於彌勒佛，世尊說：『他將領導數千人的僧團，正如我現在領導數百人的僧團一樣。』」

「大王啊！某處經文的含義是包容的，而另一處則不是。不是如來尋求追隨者，而是追隨者尋求如來。『這是我的』僅僅是一種普遍的看法，並非究竟真理。」

「如來捨棄了執著，他捨棄了佔有，擺脫了『這是我的』的執念，他活著只是為了幫助他人。正如巨大的雨傾瀉而下，滋養草木、牲畜和人類，一切眾生都依賴它，但雨卻沒有『這是我的』的執念。同樣，如來教導一切眾生

¹ 這段引文斷章取義。無意中殺死生靈（就像盲人踩到螞蟻一樣）本身並無過失。因此，我用「無知」一詞，意思是說他殺生時並不知道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會帶來惡果。

行善，並使他們保持良善，一切眾生都依賴他，但他卻沒有佔有欲，因為他已經斷除我見。」

18. 僧團的統一

「你說如來僧團永遠不會分裂。然而，提婆達多卻能將五百名比丘從世尊身邊帶走。」

「分裂的發生是由於分裂者的勢力所致。因為即使母子之間也存在裂痕，只要有人製造裂痕，他們便會分離。然而，也有人從特殊意義上來說，如來的僧團是不會分裂的。凡夫的任何言行，無論是惡語、錯誤行為還是不義之舉，都不可能使他的追隨者分裂，這是聞所未聞。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追隨者是堅不可摧的。」

第十章 解惑（三）

19. 佛法至上

世尊曾說：「瓦森尼亞(Vāseññha)！世間最好的就是佛法。」然而你卻說，已經證得入流果的在家眾，也應當向尚未證得此等成就的沙彌致敬。如果佛法真是最好的，那麼這種習俗就不合適了。」

「國王啊！這種習俗是有原因的。有二十種個人品質和兩種外在特徵使一位修行人值得尊敬。他因托鉢乞食而

歡喜於至善的佛法，他擁有最高的自制力，他品行端正，他節制飲食，克制感官，耐心溫和，獨居，享受獨處，喜愛禪修，畏懼惡行，精力充沛，認真負責，恪守戒律，誦讀經文。他質疑學者對教義的理解，他喜愛戒行，他居無定所，擺脫了世俗的牽絆，他恪守戒律，並且擁有兩個外在的標誌：剃髮和袈裟。隱士便生活在修行和發展這一切之中。」

「透過接受這種訓練並培養修行人的品德，他正朝著阿羅漢果位邁進。因此，虔誠的在家信徒認為，即使修行人只是一個凡人，尊敬他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視修行人為最值得尊敬的人之一。此外，因為他視修行人為維護僧團傳統的人，所以虔誠的在家信徒也同樣尊敬這位修行人。」

「如果有在家人證得阿羅漢果，他只有兩種歸宿：一.當天就出家，二.證得般涅槃，立即入滅。出家修行是不可動搖的，成為世尊僧團成員是榮耀而崇高的。」

20. 慈悲的佛陀

「你說如來護佑眾生免受傷害，並賜予他們福祉，然而當世尊以大火比喻向比丘們宣講時，六十位比丘口中噴出熱血。他宣講此法給他們帶來的不是福祉而是傷害，所以你的說法是錯誤的。」

「他們遭遇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那先！如果如來沒有宣講那番話，他們還會吐出熱血嗎？」

「不會。當他們誤解如來的話，心中的怒火便被點燃了。」

「一定是如來毀滅了他們。如果一條蛇爬進蟻穴，一個缺土的人闖入蟻穴，把土拿走，蛇因此缺氧而死，那麼蛇豈不是被那個人的行為殺死的嗎？」

「是的，大王啊！然而如來說法時，從不懷有惡意，而是完全無惡意地宣講。那些修行正確的人得以開悟，而那些修行錯誤的人則墮落了。大王啊！就像一個人搖晃芒果樹，那些牢固地附著在樹上的果實不會掉落，而那些腐爛莖的果實則會掉落在地上。」

「那些僧眾不是因為那場開示而墮落的嗎？」

「一個木匠能什麼都不做，只是把一塊木頭放在一邊，就能把它弄直，使其適於使用嗎？」

「不能，尊者！」

「王啊，如來亦是如此，他單憑守護弟子，無法開啟那些預備好要了解(see)之人的眼睛。然而，他通過去除那些誤解他話語的人，拯救了那些預備好要得救的人；而那些心懷惡意的人，正是由於他們自身的缺陷而墮落。」

21. 謙遜的佛陀

「世尊曾說：『控制身體是好的，控制言語是好的，控制心是好的，能控制一切是好的。』然而，當如來坐在四眾（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和女居士）中間時，他向婆羅門塞拉(Sela)展示了不應在公共場合展示的東西—藏在鞘中的男性陽具。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那麼第一句話就是錯誤的。」

「他運用神通顯現的形象，只有色拉才能看到。對於色拉，他曾對如來產生懷疑，為了喚醒他對真理的認識，世尊運用神通向他展示了隱藏在鞘中的男性陽具。」

「大王啊！如來精通各種方法，為了鄙視肉體之美，世尊帶難陀尊者到天界觀賞那裡的美麗少女，並用一塊潔白的布喚醒了周利磐陀伽尊者，讓他認識到身體的污穢。」

22. 佛陀的完美言語

「首座弟子舍利弗說：『如來言語完美，如來言語中沒有任何瑕疵，無需擔心別人知道。』那麼，佛陀為何要用嚴厲的言辭辱罵蘇迪那(Sudinna)¹，稱他為愚人呢？」

「國王啊！那並非出於無禮，而只是為了讓他明白自己

¹ 禁止性交的規定之所以製定，是因為蘇迪納的前妻說服他要延續家族血脈。由於他是初犯，因此在犯錯後被允許繼續做僧人。

行為的愚蠢和卑劣，但又不會傷害他。如果一個人今生未能證得四聖諦，那麼他的一生便是徒勞無功的。世尊言辭真切，絕不誇張。他勸諭他人，只為消除邪念。他的話語即便嚴厲，也能去除他人的傲慢，使他們謙卑。他的話語充滿慈悲，旨在利益眾生，如同父親對子女的教誨。」

23. 會說話的樹

如來說：「梵天啊！你為何要問一個無意識的、聽不見你說話的東西：今天怎麼樣呢？」

「你如此活躍、聰慧、充滿活力，怎能與這棵如此愚鈍的野生白楊樹(Palàsa)說話呢？」

「然而，如來卻說：『於是白楊樹回答：『我，婆羅多婆闍(Bhàradvàja)，也會說話。聽我說。』』」

「那先！如果樹木是無意識的，那麼後一種說法必然是錯誤的。」

「世尊說白楊樹，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雖然樹木無意識，無法說話，但樹這個詞被用來指居住在其中的神祇，這是眾所周知的習俗。」

「大王啊！裝滿穀物的馬車雖然不是用穀物做的，而是用木頭做的，卻被稱為穀物車。如來在宣說佛法時，也是用日常的語言來解釋的。」

24. 最後一餐

「根據召開第一次佛教結集的長老們所說：『我聽說，佛陀吃了鐵匠純陀的食物後，痛苦不堪，甚至瀕臨死亡。』

然而，世尊也說：「阿難，這兩種供養食物的功德相同，而且比其他任何供養都更有效：一種供養之後，如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另一種供養之後，如來證得般涅槃。」

「如果他在享用最後一餐後遭受劇烈疼痛，那麼後一種說法必然是錯誤的。」

「最後的供養意義重大，因為如來證得了般涅槃。世尊並非因食物而生病，而是因為身體極度虛弱，且臨近死亡。這兩份供養食物功德無量，因為如來食用後，依序獲得了九種正逆入定。」

25. 禮敬舍利

「世尊說：『阿難，不要妨礙你們禮敬如來舍利。』但另一方面，他又說：『禮敬值得禮敬者的舍利，這樣你們就能從此世升入天界。』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才是正確的呢？」

「國王啊！這番勸諫並非針對所有人，而是針對世尊的子孫（僧眾）。他們所做的並非禮拜舍利，而是了知一切行法的本質，進行推理（關注無常等），內觀禪修，把

握禪修對象的本質，僧眾致力於自身的修行。大王！您說得對，正如王子們的職責是學習戰爭藝術和管理財產之法，而農耕、貿易和照顧牲畜則是普通百姓的職責一樣。」

26. 佛足受傷

「您說，世尊行走時，大地雖無意識，卻填平了凹陷，使地面平坦。您又說，一塊碎石擦傷了他的腳。那麼，為什麼那塊碎石沒有離開他的腳呢？」

「國王啊！那塊碎石並非自行落下，而是提婆達多扔下的，兩塊巨石相撞阻擋了它，但碎石還是落下，擦傷了世尊的腳。被阻擋的東西很容易滑落，就像手中捧起的水很容易從指縫間流走一樣。」

27. 真正的隱士

「世尊說：『人因斷除貪慾、再生的慾望、執著自我和無明而成為隱士。』但他又說：『世人所知的隱士，是具備以下四種特質的人：忍耐，節制飲食，捨離和無所有。』如今，這四種特質也存在於那些尚未完全斷除煩惱的人身上。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國王啊！這兩句話都是世尊所說，但第一句話是概括性的，而第二句話則是對隱士普遍特徵的描述。」

28.佛陀的自誇

「世尊說：『如果有人稱讚我、我的教法或僧團，你們不要因此而高興。』然而，當婆羅門色羅(Sela)稱讚他時，他卻非常高興，以至於他誇大了自己的功德，說道：『色羅！我是至高無上的正義之王，我啟動了正義的皇家戰車車輪，一個無人能夠逆轉的車輪。』但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國王！這兩句話都正確，第一句話是為了如實正確地闡述教義的本質。第二句話並非為了謀取私利、名利，也並非出於偏見或為了贏得追隨者，而是出於慈悲心，並且深知通過這句話，三百位婆羅門將能夠獲得真理的知識。」

29.誰該受罰

「世尊說：『不要傷害任何人，要充滿慈愛和仁慈地生活在世間。』然而，世尊又說：『該受約束的人要約束，該受鼓勵的人要鼓勵。』約束指的是砍斷手腳、監禁等等。如果第一句話是正確的，那麼第二句話就不可能是正確的。」

「國王啊！不傷害他人是諸佛所認可的教義，然而，第二誡是比喻用法，它的意思是抑制躁動的心，鼓勵懶惰的心；抑制不善心，鼓勵善心；抑制不明智的思考，鼓勵明智思考；制止錯誤行為，鼓勵正確行為；制止卑劣行為，鼓勵高

尚行為；制止竊賊（心懷不軌、貪圖利益、名譽的僧人），鼓勵正直之人（一心只想斷除煩惱的僧人）。」

「現在你終於明白我問題的意思了。那先！如何才能降服強盜呢？」

「大王啊！若該訓斥，就訓斥他；若該罰，就罰他；若該流放，就流放他；若該死，就處死他。」

「那先！那麼，處死強盜是如來教義的一部分嗎？」

「絕非如此，大王啊！凡被處死者，並非因如來所言，而是因自身所作所為。」

30. 解散僧團

「世尊曾說：『我沒有憤怒，沒有怨恨。』然而，他卻解散舍利弗、目犍連及其弟子。難道他不是在憤怒中這樣做的嗎？」

「如來確實遣散僧眾，但並非出於憤怒。他們被遣散是因為他們自身的過錯。正如大地不會因人跌倒而憤怒一樣，人跌倒是咎由自取。同樣，世尊沒有絲毫怨恨。他遣散他們時知道，這對他們有益，能讓他們快樂、淨化心靈，並解脫痛苦。」

第十一章 解惑（四）

31. 目犍連之死

「世尊曾說：『目犍連是我弟子中擁有神通第一之弟子』然而他卻被棍棒打死。為何他的神通竟會失效呢？」

「國王啊！那是因為他當時被強大的業力所壓倒。即使在超乎想像的事物中，也可能存在比其他事物更強大的力量。在不可思議的事物中，業力是最強大的，正是業力的作用凌駕於一切之上，因為對業力正在發揮作用的人來說，任何其他影響都無濟於事。正如一個被判有罪的人必將受到懲罰，他的親屬也無力阻止一樣。」

32. 戒律的秘密

「世尊曾說：『如來所宣說的法與律，在該顯現時才會顯現，而非在不顯露時顯現。』那麼，為何《波羅提木叉》的誦讀只能在比丘面前進行？為何《律藏》是不公開的，只有比丘才能接觸？」

「國王啊！波羅提木叉只對比丘開放，原因有三：一是歷代諸佛的習俗，二是出於對戒律的尊重，三是出於對比丘的尊重。國王啊！正如武士的傳統只在武士之間傳承一樣，如來也遵循著只在比丘之間誦讀《波羅提木叉》的傳統。《律藏》尊貴深奧，精通此道者可如此勸諭他人：『切莫讓這深奧的教義落入愚昧者之手，以致遭人輕視、譴責

、羞辱、嘲笑和指責。』正如君王的珍貴寶物不應被世俗之人所染指。同樣，世尊為比丘們傳授的修行和傳統也是他們無比珍貴的財富。因此，《波羅提木叉經》的誦讀只在比丘之間進行。」

33. 故意說謊

「世尊曾說：『故意說謊是逐出僧團的罪過。』但他又說：『故意說謊是輕微的罪過，只需向其他比丘懺悔。』這兩種說法怎麼可能都對呢？」

「如果有人用手打人，你會怎麼懲罰他？」

「如果受害者不肯罷休，我們會對施暴者處以罰款。」

「如果有人打你，你會怎麼懲罰他？」

「我們會砍掉他的手腳，剝掉他的頭皮，掠奪他所有的財富，並將他的家人連同他的第七代都斬盡殺絕。」

「大王啊！罪的輕重取決於事由。故意謊稱已證得超凡境界，例如入定、神通或修行的成就，是要被逐出僧團的罪過。然而，故意謊稱已證得其他事由，只需要懺悔。」

34. 對菩薩的探究

「世尊在自然法的開示中說：『菩薩的父母、主要弟子等等，很久以前就已經註定了。』然而，經書上也曾說：『「菩薩在兜率天時，會考察八件事：是否到了轉生的合適時機、國家、家庭、母親、胎中時間、出生

月份和出世時間。』如果他的父母早已註定，他為何還要考慮這些呢？」

「大王！這兩種說法都正確。關於未來，有八件事應該在發生之前進行考察。商人購買貨物之前應該檢查貨物，大象在行走之前應該用鼻子試探道路，車夫在過河之前應該勘察淺灘，航海員應該先探明從未去過的海岸，醫生應該在治療病人之前評估其剩餘壽命，旅行者應該在過橋之前檢查橋樑，比丘應該在進食之前知道時間，菩薩應該在出生之前考察其家族。」

35. 論自殺

「世尊曾說：『比丘不應試圖自殺（跳崖），凡試圖自殺者，應按戒律處理。』然而，另一方面，你說，無論世尊在向比丘們講授什麼話題，他總是用各種比喻，他勸誡他們消滅出生、衰老、疾病和死亡，並高度讚揚戰勝他們的人。」

「國王啊，正因為阿羅漢對眾生利益極大，所以他才頒布了這條禁令。證得阿羅漢果位的人，如同渡輪，載人渡過慾望、生死輪迴、我執(身見)和無明的洪流；如同大雨，使人滿足，並指引迷途者。世尊出於對眾生的慈悲，說：『比丘不可自殺。』世尊勸誡我們斷絕生老病死的原因是什麼呢？由於輪迴之苦無窮無盡，世尊出於對眾生的慈悲，用各種比喻勸誡他們從輪迴中解脫出來。」

36. 慈心的護佑

「世尊曾說：『凡對一切眾生修習慈心者，可獲得以下十一種功德：能安眠，能安然醒來，不做惡夢，為人所喜，為非人所喜，神祇護祐，不受火、毒、武器傷害，易於入定，容貌安詳，臨終不亂，若未證入涅槃者，則往生梵天。』¹那麼，為何心地善良的青年薩瑪(Sama)會被國王皮利亞卡(Piliyakkha)射出的毒箭射中呢？」

「國王啊！這十一種慈悲美德取決於是否有慈心，而非修行者的品格。薩瑪一直在修習慈心禪。然而，當他取水時，他的心念一動，脫離了禪定，就在那一刻，毗利耶迦王射中了他，所以箭才能傷到他。」

37. 提婆達多為何如此成功？

「雖然你們說善行會導致來世升天或轉世為善人，惡行會導致來世墮入苦海或轉世為惡人，而充滿惡習的提婆達多，卻常常轉世為比充滿善心的菩薩地位更高的人。」

因此，那先！當提婆達多成為貝拿勒斯(Benares)國王梵摩達多(Brahmadatta)的家庭教師時，菩薩還是個卑微的賤民。這是菩薩出身和名望都低於提婆達多的例子。再者，當提婆達多成為國王，一位統治大地的強大君主時，菩薩卻只是

¹ 請參閱《慈愛功德經》，見巴利大藏經《增支部·慈品》、《中文巴利文對照課誦本》中平經社出版。

一頭大象。即便如此，菩薩也遜於提婆達多；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也是如此。」

「正如您所說，國王！」

「那麼，善惡的果報是相等的。」

「並非如此，國王！提婆達多遭人反對，但無人敵視菩薩。然而，當他為王時，提婆達多庇佑百姓，並根據自己的意願向沙門和婆羅門布施。國王啊！沒有人能說，若不慷慨、自律、恪守戒律及其他美德，就能獲得繁榮昌盛。然而，所有在無盡輪迴中漂泊的眾生，都會遇到愉快的人和不愉快的人，就像河流中奔湧的水會遇到乾淨的和污濁的事物一樣。然而，在比較菩薩和提婆達多時，應該考慮到輪迴的漫長無盡；還應記住菩薩在天界待了無數劫，而提婆達多卻在地獄裡受苦。」

38. 女性的弱點

「據說，女人一旦找到合適的情人，就一定會犯姦淫。然而，摩訶索達(Mahàsodha)的妻子即使被許諾一千枚金幣，也拒絕做任何錯事。」

「阿瑪拉德瓦(Amaradevā)」是個善良賢淑的人。由於害怕在世間受到譴責，害怕在煉獄中受苦，又因為她深愛著她的丈夫，鄙視不道德的行為，珍惜美德，由於這些原因，她覺得這機會並不適合她。她的丈夫摩訶索達(Mahàsodha)是理想的男人，她找不到其他能與他相提並論的男人，從這

個角度來說，她也沒有做錯什麼。」

39.阿難的勇氣

「世尊曾說，阿羅漢已經去除一切恐懼。然而，當醉象向佛陀衝來時，五百位阿羅漢卻逃走了，只留下阿難一人保護佛陀。如果阿羅漢真的沒有恐懼，他們為何還要逃跑呢？」

「國王啊！他們並非因為恐懼而逃跑，阿羅漢無所畏懼，他們只是讓開，好讓阿難對佛陀的虔誠得以彰顯。他們意識到，如果不讓開，大象就無法靠近。阿難當時尚未證得阿羅漢果，卻留在佛陀身邊保護他，展現了他的勇氣和虔誠。正因如此，無數百姓得以從煩惱中解脫。他們正是預見這些益處，才選擇讓路。」

40.佛陀轉變心意

「你們說佛陀是全知的，可是當舍利弗和目犍連率領的僧眾被他遣走後，迦旃延和沙罕波提(Sahampati)的釋迦族人卻用比喻來安撫佛陀。難道他不知道這些比喻嗎？如果他知道，為什麼還需要人安撫呢？」

「大王！如來雖全知全能，卻被這些比喻所感動。他最初正是透過比喻宣揚自己已心甘情願，也正是透過這種方式被說服，才表示贊同。這好比侍奉師父的弟子，把自己親自帶來的食物供養師父，以此取悅師父，贏得師父的認可。」

第十二章 解惑（五）

41. 論居住場所

「世尊曾說：『恐懼源於親密，塵埃源於房屋的建立。無家可歸者，遠離親密，這才是聖人的境界。』然而，他也說過：『讓智者建造居所，並讓博學之士在其中居住。』」

「國王！如來說的這兩句話，第一句話是關於事物的本質以及隱士應該渴望什麼。然而，第二段話只涉及兩件事。諸佛高度讚揚布施住所，因為施予此等布施者將免於生老病死。其次，如果有住所，想聽佛法的人就容易拜訪比丘；而如果他們住在森林裡，就很難做到這一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比丘們渴望住所。」

42. 節制飲食

「世尊說：『不要在托鉢時漫不經心，要節制飲食。』然而，他也說：『烏陀夷(Udāyi)啊！我也曾吃過滿滿一碗甚至更多。』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國王啊！兩種說法都正確，但前一種說法更全面，無法證明其錯誤。對飲食不知節制的人，會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而殺害生靈或偷竊。正是考慮到這一點，世尊說：『不要漫不經心的托鉢，要節制飲食。』能夠克制自己的人，就能了悟四聖諦，圓滿修行。國王啊！一隻鸚鵡，不

也因克制飲食，震動了三十三天，並讓帝釋天侍奉他嗎？然而，世尊說：『烏陀夷！我有時也會吃滿滿一鉢，甚至更多食物。』這指的是他自己，他透過自制達到了極致，就像一顆完美的寶石，無需再打磨，也無需再進行任何訓練。』

43. 最優秀的人

「世尊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可以向我祈求恩惠，我隨時準備給予。我所擁有的這身體將是我的最後身，我是無上的醫者和醫師。』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說：『就身體健康而言，我的弟子中最優秀的是巴庫拉(Bakkula)。』」

「眾所周知，世尊曾多次患病，而巴庫拉卻一直身體健康。如果第一種說法屬實，那麼為什麼佛陀的身體狀況不如巴庫拉？」

「雖然在健康方面巴庫拉確實勝過佛陀，其他弟子在其他方面也勝過他，但世尊在戒、定、慧方面勝過他們所有人，而世尊因此說了這句偈頌：『諸比丘！我是一位婆羅門，可以向我祈求恩惠，我隨時準備給予；我所擁有的這副身體將是我的最後身，我是無上的醫者和醫師。』」

「大王！無論世尊生病與否；無論他是否修習苦行，沒有任何眾生可以與他相提並論。大王！正如《相應部》中所說：『諸比丘，一切眾生，無論無足或有足，或四足

，或有色，或無色，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其中，如來、阿羅漢、圓滿覺悟者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

44. 古道

「世尊曾說：『如來是發現一條未知道路的人。』而他又說：『諸比丘！我現在了知諸佛所行的古道。』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因為之前的佛陀所指明的道路早已消失，無論是人還是神都不知道，所以佛陀說：『如來是發現未知道路的人。』雖然那條路已經破敗不堪，無法通行，也消失不見了，但如來憑藉著對它的透徹了解，用他智慧的眼看到，那是以前諸佛所走的道路。因此他說：『諸比丘！我現在了知過去諸佛走過的古道。』這就好比一個人清理叢林，開墾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就被稱為他的土地，儘管這塊土地並非他創造的。」

45. 菩薩的弱點

「世尊曾說：『我過去為人時，就已經養成了不傷害眾生的習慣。』然而，當他還是苦行僧羅摩薩迦葉 (Lomasa Kassapa)時，卻宰殺了數百頭牲畜作為祭品。他當時為何沒有慈悲心呢？」

「大王啊！那場祭祀是在羅摩薩迦葉因迷戀旃陀婆提 (Candavati)公主而神志不清時舉行的，並非在他清醒的時

候。正如瘋子神志不清時會踏入火中、會抓住毒蛇或赤裸裸地在街上游蕩一樣，菩薩正是因為神志不清才舉行了那場大的祭祀。瘋子所作的惡行，既不被視為重罪，也不被視為來世的懲罰。國王啊！假設一個瘋子犯了死罪，您會如何懲罰他呢？」

「瘋子該受何刑罰？我們只需下令鞭打他，然後釋放他，僅此而已。」

「國王啊！瘋子的罪行是可以赦免的。洛瑪薩·迦葉波就是如此，他恢復神智後¹，捨離塵世，確信自己將往生梵天界。」

46. 對袈裟的尊重

「菩薩化身為象時，也對黃袈裟表示尊重，但你又說，菩薩化身為婆羅門青年喬提帕拉(Jotipāla)時，雖然擁有人類的辨別力，卻辱罵迦葉佛，稱他為剃度無用的僧侶。這兩種說法怎能同時成立呢？」

「國王啊，菩薩在身為婆羅門青年喬提帕拉時期的粗魯無禮，是由於他的出身和成長環境造成的。他全家都是不信者，只崇拜梵天，認為婆羅門是人中最高貴的。國王啊！正如最冷的水接觸到火也會變熱一樣。喬提帕拉，雖

¹ 在《本生經》的故事中，迦葉下令將動物們牽來宰殺，但當它們都被綁在柱子上時，他幡然醒悟，將牠們釋放了。

然他有許多功德，但當他轉生到一個不信的家庭時，他卻像瞎子一樣，辱罵迦葉佛。然而，當他觀見迦葉佛時，他知道自己有高尚的美德，並成為了佛陀的虔誠弟子。」

47.陶匠的功德

世尊說：「陶匠迦陀迦羅(Ghatākāra)的住所敞開三個月，卻未被雨淋濕，然而據說迦葉佛的茅屋卻下了雨。為何迦葉佛的茅屋會被淋濕呢？如果功德如此大的佛陀的茅屋，都會因下雨而淋濕，迦陀迦羅的茅屋，卻未因下雨而淋濕的說法必定是錯誤的。」

「國王啊！迦陀迦羅是個品德高尚、功德豐厚的好人，他靠著微薄的營生養活了失明的父母。在他外出期間，僧眾相信迦陀迦羅是慷慨無私的，便從他家屋頂上取了一些茅草來修繕迦葉佛的茅屋。當迦陀迦羅返回時，既不生氣也不失望，反而充滿喜悅，因為他布施給如來積累了巨大的功德，並且想到『世尊完全信任我』，他欣喜若狂。

他的功德如此巨大，以至於在今生就得到了回報。另一方面，如來並不是因為缺乏功德而使雨水落在他的茅屋上，而是想到：『不要讓人們指責佛陀依靠神通過活。』因此，雨水像落在其他人的茅屋上一樣落在他的茅屋上，唯獨沒有落在迦陀迦羅的茅屋上。」

48. 是國王抑或是婆羅門

「世尊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可以向我祈求恩惠。』然而，他也說：『色羅(Sela)！我是國王。』那先！如果他是國王，那麼他說自己是婆羅門時一定是說謊了，因為他要麼是刹帝利（武士），要麼是婆羅門，他不可能同時屬於這兩個種姓。」

「他自稱為婆羅門，並非因為他的出身，而是因為他已斷除煩惱，獲得了確鑿的(certainty)知識，並且因為他堅持用心學習、自我控制和持戒來傳承古老的教學傳統。如同君王以法律統治人民，佛陀以教化佛法統理大眾；他使遵循正道者獲得喜悅，並譴責違背正道者。正如公正的君王能夠長久統治，佛陀的教法也因其特殊的正義品質而長存。」

49. 正命(Right Livelihood)

「你說世尊不接受因誦經而獲得的供養，但在向居士說法時，他通常先講布施的益處，然後再接受供養。如果前者屬實，那麼他為何接受說法所得的供養呢？」

「如來習慣先宣講布施的益處，以軟化人們的心，然後再宣講道德(morality)和更高層次的道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在暗示索取布施。暗示有不恰當的，暗示也有無可指摘的。如果比丘站在不方便的地方乞食，或者做出暗示的手勢，這是不恰當；但如果他站在合適的地方，那

裡有人願意布施，而當他們不願意布施時就離開，這是恰當的，不構成暗示。」

50.佛陀的猶豫

「你說菩薩為了獲得圓滿智慧，修習了四阿僧祇劫和十萬劫，然而，當他獲得圓滿智慧之後，他卻不去宣講佛法。就像練習多日的弓箭手在真正開戰時可能會猶豫一樣，世尊在宣講佛法時也曾猶豫。他是因為恐懼、軟弱，還是因為並非全知而猶豫不決呢？」

「不，大王！並非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佛法太深奧了，而眾生有極強烈的慾望和愚癡，世尊才猶豫不決，並思考應該向誰宣說，以及用何種方式才能讓他們理解。國王啊！就像一位國王想到許多依靠他謀生的人，士兵、朝臣、商人、士兵、信使、大臣和貴族，他可能會為此煩惱：『我該如何安撫他們所有人呢？』

正是如此，國王啊！當如來想起眾生強烈的慾望和愚癡時，他寧願不去行動，也不願去說法。同樣，佛陀應梵天之請而宣說佛法，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那時所有人都崇拜梵天，並依賴他。因此，如果像梵天這樣尊貴的天人都願意聽聞佛法，那麼整個天人世界都會願意接受佛法，也正因如此，佛陀才等待人們的請求才開始宣講佛法。」

51. 佛陀的老師們

「世尊說：『我沒有老師，世間沒有像我這樣的人。在諸神之中，無人能與我匹敵。』他又說：『諸比丘！迦羅摩作為我的老師，將我與他的弟子，置於與他同等的地位，並給予我最高的尊榮。』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國王啊！當世尊稱迦羅摩為他的老師時，他指的迦羅摩還只是菩薩，尚未成佛。那時他只是世間智的老師，而當談到四聖諦和涅槃等事時，世尊卻說：『我沒有老師，世間沒有像我這樣的人。在這世間諸神之中，無人能與我匹敵。』」

第十三章 解惑（六）

52. 兩尊佛不可能同時存在

「世尊說：『一個世界不可能同時存在兩位圓滿覺悟的佛。』然而，那先！如果諸如來都教導同樣的教法，為何不能同時存在呢？如果有兩位佛陀，他們便能輕鬆教化，世間也會更加光明。」

「王啊，如果兩位佛陀同時存在，這浩瀚的大地無法承受他們共同的福祉，將會顫抖、搖晃、崩裂。國王啊！假設一個人吃飽喝足，再也吃不下任何東西。如果他再吃同樣多的食物，他還能安然無恙嗎？」

「當然不能，尊者！如果他再吃，就會脹死。」

「大王！同樣的，這世間不能再有第二個如來，正如那人不能再吃第二頓飯一樣。而且，如果真有兩位佛陀，弟子之間就會產生爭執，更何況『佛陀至高無上，無與倫比』的說法也就不成立了。」

「這個難題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即使是愚鈍之人也會感到滿意，更何況我這樣的智者呢？¹說得好，那先！我接受你的說法。」

53. 布施給僧團

「摩訶波闍波陀向佛陀布施浴袍時²，佛陀對她說：『瞿曇(Gotamā)！把它布施給僧團吧。如果妳把它布施給僧團，我和僧團都會感到榮幸。』難道是因為僧團比佛陀更重要嗎？」

「大王！這並非因為供養他不會有豐碩的果報，而是為了彰顯僧團的偉大，使僧團在後世受到尊崇。正如一位父親在宮廷中讚揚他的兒子，心想：『如果他現在能在這裡立足，在我離世之後，他必將受到人民的尊敬。』或者，大王！」

¹ 「何況我這樣的智者呢？」 這使彌蘭陀顯得自負，我看不出這樣翻譯這段話有任何理由。

² 摩訶波闍波提供養她自己製作的兩塊布。

假設有人給國王送來禮物，國王卻把禮物轉送給別人，比如士兵或信使，難道那人就因此凌駕於國王之上了嗎？」

「當然不是，尊者！那人從國王那裡領取薪餉，也是國王任命他擔任那個職位的。」

「正是如此，大王啊！僧團並沒有因為接受供養就凌駕於如來之上。沒有任何眾生比如來更值得接受供養，因為世尊親口說過：『比丘們！有一位眾生，為了利益眾生，出於對世人的慈悲，為了天人福祉而降生於世。這位眾生是誰？就是如來、阿羅漢、世尊、佛。』」

54. 出家生活的優勢

「世尊說：『無論居士或比丘，只要修行正確，獲得正法，我都讚頌。』如果居士享受感官的快樂，與妻子兒女同住，使用香水，接受金銀，都能證得阿羅漢果。那麼剃度出家，靠托鉢乞食維生，恪守一百五十條戒律，修習十三項苦行，有什麼好處？你們的苦行毫無效果，你們的出家毫無用處，你們的戒律毫無益處，你們的誓言毫無意義。如果安逸之中就能獲得幸福，那麼給自己製造苦難又有什麼用呢？」

「你說的沒錯，無論僧侶還是居士，只要修行得當，才是最好的。如果一個自以為是的隱士，卻沒有正確地修行，那麼他離真正的隱士生活還很遠。更何況是一個穿著居士服的在家修行者呢！」

「然而，出家的益處實在難以估量。他慾望少，容易滿足；他遠離塵世，勤奮刻苦，居無定所；他恪守戒律，苦行不倦，精於斷除煩惱。正因如此，他才能迅速完成他所承擔的任何任務；正如您的標槍，因為光滑筆直，所以能夠迅速擊中目標。」

55.修苦行

「菩薩竭盡全力苦行時，卻未能證得解脫，於是放棄苦行，心想：『難道就沒有其他解脫之道嗎？』然而，當他教導弟子時，卻說：『你們當奮起，當捨離，當在我的教誨下精進，當如大象摧毀蘆葦屋般摧毀死神的軍隊。』如來為何教導弟子們追隨他自己已經放棄的道路呢？」

「大王！因為從那時直到現在，這都是唯一的道路，菩薩正是沿著這條道路證得佛果。雖然菩薩竭盡全力，將食物攝取量減少到幾乎不攝入，因此變得虛弱，但當他恢復食用固體食物時，正是透過努力，他才證得佛果。努力(exertion)並無過錯，是因為食物不足，才導致努力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如果一個人因為用力過猛而精疲力竭、倒地不起，那並非大地的過錯，而是他過度勞累的結果。如果一個人穿著長袍卻從未清洗，錯不在水，而在於人。因此，如來勸誡並引領弟子們走這條路，因為這條路永遠暢通無阻，永遠正確無誤。」

56. 還俗

「在家人尚未證得入流果之前就可以允許他們進入僧團嗎？如果這些人放棄僧人生活，人們可能會認為僧人生活毫無意義。」

「國王啊！如果有一個清澈的池塘，一個需要沐浴的人去了那裡，沒沐浴就回來了，人們會責備這個人還是責怪池塘呢？」

「他們會責備這個人。」

「即便如此，大王！如來建造了充滿純淨佛法的池塘，心想：『那些有煩惱而聰明的人可以在這裡消除煩惱。』然而，如果有人沒有消除煩惱就重返家庭生活，那麼人們就會責怪他，就沒有理由責怪佛法了。如果只允許已獲得入流果的人出家，那麼出家就失去了淨化身心的意義。如果有人挖了一個浴池，卻說：『只有已經洗過澡的人才能使用』，這又有什麼用呢？」

「此外，那些回歸家庭生活的人，由此展現了佛陀教義的五種特殊品質：它展現了教義的榮耀、純潔、遠離邪惡、深入佛法的難度，以及聖潔生活的諸多自制。」

「他們如何彰顯它的榮耀呢？正如出身卑微、貧窮無知的人，即使獲得了強大的王國，也會很快被推翻，失去榮耀。同樣，那些缺乏智慧和功德的人，即使捨離世俗，也無法貫徹佛陀的教誨，最終還是會回到低等的狀態。」

「他們如何證明它的純潔呢？國王啊！正如水滴落在蓮花上，便會滑落，無法附著。同樣，那些生性不潔、狡詐、持有錯誤觀點的人，即使皈依了佛陀的教法，不久也會脫離這純潔無瑕的宗教，無法堅守它。」

「他們如何證明自己有沒有邪惡？」

「就像大海無法容忍屍體的存在，會迅速將其沖上岸並拋在陸地上一樣。國王啊！同樣，那些心懷惡意、懶惰成性的人也無法與無染、無污穢的阿羅漢們一起留在僧團中。」

「他們如何說明佛法有多難以理解？」

「國王！正如那些笨拙的弓箭手無法施展劈開頭髮的絕技，最終射偏目標一樣。同樣，那些愚鈍無知、遁世修行的人也無法領悟四聖諦，最終會退回到低等狀態。」

「他們如何顯示聖潔生活的種種約束呢？」

「大王啊！正如懦夫出征，四面受敵，必因懼怕而臨陣脫逃；同樣，那些放蕩不羈、厚顏無恥、急躁易怒之人，即便遁世修行，也無法恪守種種戒律，最終仍會墮落至低等狀態。」

57.阿羅漢的成就

「你說阿羅漢只感受一種受覺：身體的受覺，而沒有心理上的苦受。這怎麼可能呢？阿羅漢靠著他的身體而存在。難道他對自己的身體沒有掌控力嗎？即使是鳥兒，也能主宰它所棲息的巢穴。」

「國王啊！有十種身體固有的狀況，阿羅漢無法控制：寒冷、炎熱、飢餓、口渴、排泄、尿液、疲乏、衰老、疾病和死亡。正如生活在大地上的一切眾生都依賴大地，卻無法控制它一樣，阿羅漢也依賴自己的身體卻無法控制它。」

「那先比丘！為何凡夫會同時感受到身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

「因為他的心未經訓練。就像飢餓的牛被一根細的草繩拴住，很容易掙脫一樣，凡夫的心也會因痛苦而躁動不安，因此他也會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然而，阿羅漢的心經過訓練，所以當他的身體受苦時，他會將心牢記在無常的觀念上，他的心不會動搖，也不會有任何精神上的痛苦，就像一棵參天大樹的樹幹不會因風而動搖，儘管它的樹枝可能會搖曳一樣。」

58. 重罪

「如果一個在家人出家前犯了重罪，但他自己卻不知情，他能證得入流道嗎？」

「他不能，因為他理解佛法的基礎已經破滅了。」

「但你說，對於一個意識到自己犯了罪的人來說，會產生悔恨，悔恨會阻礙他的心，使他無法了知真理¹。然而，對一個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罪的人來說，沒有悔恨，他内心平靜。」

¹使他無法了知真理：作惡者意志消沉，不知解脫道。

「國王啊！如果一個人吃了毒藥卻不自知，他會死嗎？」

「會的，尊者！」

「正是如此，大王啊！即使一個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過錯，他也無法了知真相。」

「那先！這必定是征服者的旨意，從中尋找任何瑕疵都是徒勞的，如您所言，我接受。」

59. 無德之人

「犯錯的在家人和犯錯的僧人有什麼區別？」

「有十種特質可以區分品行不良的僧人和品行不良的居士：他對佛、法、僧充滿敬畏；他誦讀經文並詢問其含義；他博聞強識；他因害怕受辱而莊重地進入集會；他謹言慎行；他一心努力；與僧人為伍；即使犯錯，也會謹慎行事。

此外，他以十種方式淨化信仰的贈禮：身著佛陀的袈裟，剃度是成聖者的標誌，與其他僧侶為伴，皈依佛、法、僧，隱居於適合精進的僻靜之處，以及追求法財。他宣揚殊勝的佛法，因為他以佛法為指路明燈，因為他視佛陀為至高無上的，並且他遵守布薩(Upasatha)戒律¹。正因如此，即便他已退轉，仍值得供養。正如水能滅火，品行不

¹ 滿月和新月之日，僧眾會誦讀戒律。

端的比丘也能淨化施主的布施，正如如來在《中部》中所說：『凡品德高尚者，對不善者布施，所獲之物正當，心滿意足，深信業果豐厚，此乃布施者所淨化的供養。』』

「那先！太好了！雖然我問了你一個普通的問題，你卻給我一個非凡的答案，就像一位技藝精湛的廚師用普通的食材做出一頓適合國王享用的美食一樣。」

60. 水有生命嗎？

「有些其他教派的信徒說，使用冷水會傷害生命。水在容器中加熱時會發出各種聲音，這是因為水有靈魂，是有生命的嗎？」

「大王！水沒有生命。淺水池裡的水會被太陽和風曬乾風乾，但它不會發出任何聲音。鼓會發出聲音，但它們都沒有任何生命。」

第十四章 解惑（七）

61. 消除障礙

「世尊說：『全心全意追求並享受那無障礙之事。』何謂無障礙？」

「道果和涅槃皆無障礙。」

「那先！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僧眾還要學習佛陀的教

誨，以及修繕寺院和供養僧團呢？」

「做這些事的僧眾需要先清除心中的障礙，才能獲得四種果，而那些天性清淨的人在前世已經做了這樣的準備工作，無需這些準備就能輕易獲得這些果實。就像在某些地區，農民無需圍欄就能成功種植莊稼，而在其他地方，他必須先建造圍欄才能種植莊稼；或者就像擁有神通的人，可以輕鬆摘到高大果樹頂端的果實，而其他人必須先搭建梯子。」

同樣，學習、探究和其他工作就像階梯，有助於僧眾獲得四種成就的果實。只要還有教導弟子的需要，即使像尊者這樣的人也會如此。舍利弗認為，如果沒有老師，弟子們不可能證得阿羅漢果，因此誦讀經文是有用的，這樣弟子們就能擺脫障礙，證得阿羅漢果。」

62. 在家阿羅漢

「你說，居士若證得阿羅漢果，要麼當日出家，要麼入般涅槃。然而，若他找不到袈裟、鉢和戒師，那麼這崇高的阿羅漢果位便是一種浪費，因為其中蘊含著滅命之苦。」

「問題不在於阿羅漢的證得，而在於居士的境況，因為這種境況太過虛弱，無法支撐阿羅漢的證得。正如食物雖然能維持眾生的生命，卻會奪走消化功能虛弱者的生命。同樣，如果居士證得阿羅漢，由於這種情況的虛弱，他必須當天出家，否則就會死去。」

63. 阿羅漢的過失

「您說阿羅漢不會失念，那麼他還會有過失嗎？」

「國王啊，他會有過失，例如在茅屋大小方面，充當中間人，在不恰當的時間進食，吃未供養的食物，或誤以為未被邀請而實際上已被邀請。」

「但您說犯了罪的人要麼是因為無知，要麼是因為不敬。如果阿羅漢也有過失，而阿羅漢又沒有不敬之心，那麼，這難道不是失念嗎？」

「阿羅漢不會失念。有兩種罪過，一種是世人眼中應受譴責的罪過，例如殺生、偷竊等等。另一種是只有僧侶才會被譴責的罪過，例如不合時宜地進食、毀壞樹木花草，或在水中嬉戲等等。」

「大王啊！這些事在世人眼中並無不妥，但對比丘而言卻是不妥的。阿羅漢不可能違背前一種戒律，但他可能會違反後一種戒律，因為他並非無所不知，他或許不知道時間，也不知道某個女人的名字和姓氏，但每個阿羅漢都懂得如何解脫苦。」

64. 世間所無之物

「那先！世間萬物繁多，請問世間所無之物是什麼？」

「大王啊！有三種世間所無之物：一是任何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不會朽壞的事物；二是不會壞滅的有為法；三是究竟意義上的『存在』(being)。」

65. 無因

「那先！世間萬物有因緣而生，有因果而生，有時令而生。請問，世間萬物中，有哪一樣不屬於這三類呢？」

「大王！世間有兩樣東西：虛空和涅槃不屬於這三類。」

「那先！請勿曲解佛陀的話語，也不要妄自回答自己不明白的問題！」

「大王啊！我說了什麼，您竟這樣對我說話？」

「尊者，您關於空間的說法沒錯，但世尊用數百個理由向弟子們宣說涅槃之道，您卻說涅槃並非任何因果的結果。」

「大王啊！世尊的確在許多方面指出了證得涅槃之道，但他並沒有指出涅槃生起的原因。」

「那先！在此我們從黑暗走向更深的黑暗；從迷茫走向徹底的混亂。如果有孩子的父親，我們自然會找到孩子的父親。同樣，如果有證得涅槃的原因，我們自然會找到涅槃生起的原因。」

「大王啊！涅槃是無形的，因此也無緣由(*cause*)可知。涅槃既非已生起，亦非可生起；既非過去，亦非現在，亦非將來；既非眼、耳、鼻、舌、身所能感知。」

「那麼，那先！涅槃乃是不存在的境況(*condition*)！」

「涅槃確實存在，大王！而且可以用心識感知。一位內心清淨、高貴、真誠、無礙，且無欲無求的聖弟子，就能證得涅槃。」

「那麼，請用比喻來解釋什麼是涅槃。」

「世間真有風這種東西嗎？」

「有的。」

「那麼，請用比喻來說明風是什麼。」

「風無法用比喻來說明，但它確實存在。」

「同樣的，大王啊！涅槃存在，但無法描述。」

66. 生起方式

「何謂業生，何謂因生，何謂時節生？何謂非業、非因、非時生？」

「大王啊！一切眾生皆為業生。火和一切由種子而生長的事物，皆為因生。地、水、風，皆為時節生。空與涅槃不由業、因、時而存在。涅槃不是五根所能感知的，而是心所能感知的。心清淨、心無罣礙的弟子就能證得涅槃。」

67. 夜叉

「世間真有夜叉嗎？」

「是的，大王！」

「那麼，為何不見夜叉的遺骸呢？」

「它們的遺骸會化作昆蟲，例如蛆、螞蟻、飛蛾、蛇、蝎子、蜈蚣以及其他野獸。」

「除了像您這樣有智慧的人，還有誰能解開這個謎題呢，那先！」

68. 為僧眾制定戒律

那些名醫雖非全知全能，卻能在疾病發生前就開出合適的藥方。為什麼如來不事先為僧眾制定戒律，而只是在犯了罪、引起軒然大波之後才制定呢？」

「國王啊！他事先知道必須制定一百五十條戒律，但他心想：『如果我一次就制定所有這些戒律，就會有人因為害怕遵守眾多戒律而不敢加入僧團，因此我將根據需要制定戒律。』」

69. 太陽的熱度

「為什麼太陽有時熾熱，有時不熱？」

「國王啊！有四種因素會遮蔽太陽，使它不再熾熱：暴風雲、薄霧、塵埃雲和月亮。」

「那先！這真是不可思議，就連光輝燦爛的太陽，雖然威力強大，也會被遮蔽，其他眾生又該如何呢！」

70. 冬日的陽光

「為什麼冬天的太陽比夏天更強烈？」

「冬天天空晴朗，所以陽光強烈；而夏天塵土飛揚，雲層密布¹，所以太陽的熱減弱了。」

第十五章 解惑（八）

71. 維桑塔拉的布施

「那先！所有菩薩都捨棄妻兒嗎？還是只有維桑塔拉(Vessantara)菩薩捨棄了妻兒？」

「所有菩薩都捨棄妻兒。」

「那些妻兒都同意嗎？」

「妻子們會這樣做，但孩子們因為年紀小不會。」

「如果孩子們因被送走而害怕哭泣，那這還算是功德嗎？」

「是的。就像一個渴望功德的人可能會讓一個殘疾人乘

¹ 參見《律部》1295，A. 153。「諸比丘！若有四種事物遮蔽，太陽便無法光芒四射：暴風雲、迷霧、塵埃雲或日食。若有四種事物遮蔽，隱士也無法光芒四射：飲酒、淫亂、接受金銀財寶、從事不正當的營生。」

坐牛車去他想去的地方，從而讓牛受苦；或者就像一個國王可能會為了行善而徵稅。同樣，布施雖然可能帶給某些人痛苦，但卻有助於往生天界¹。大王啊！有沒有不該布施的禮物呢？」

「有的，那先！有十種禮物不該布施，布施會導致往生惡趣：酒、宴席、女人、男人、誘惑的禮物、武器、毒藥、鎖鍊或刑具、飛禽走獸，以及假的秤量。」

「我並非詢問世人所不認可的禮物，而是詢問當有值得受贈之人時，是否存在不應贈予的禮物。」

「那先！沒有不應贈予的禮物。當佛法的滿足生起時，有些人會捐贈十萬財寶，有些人會捐贈一個王國，甚至有些人會布施自己的生命。」

「你為何如此嚴厲的批評韋桑塔拉的贈禮？難道負債累累的人不會賣掉兒子，或將兒子作為抵押品嗎？韋桑塔拉正是如此，將兒子作為抵押品，以換取他未來獲得全知。」

「他為何不獻出自己呢？」

「因為那並非對方所求。獻上別的物品有失身份。此外，維桑塔拉也知道那位婆羅門年事已高，不可能長期奴役這些孩子。而他也知道他們的祖父會支付贖金贖回他們。」

「那先！你巧妙的解開了這個謎題，異端的羅網已被撕

¹ 雷迪大師在《佛教手冊》中說：「布施妻兒沒有功德，無法生天。」

碎。你既忠實的遵循了經文的字面意思，又很好的闡釋其精神內涵，我接受你的說法。」

72. 苦行

「所有菩薩都苦行嗎？還是只有瞿曇(喬達摩)菩薩才苦行？」

「只有瞿曇菩薩才苦行。菩薩之間有四方面的區別：出身（武士階層或僧人階層）、修習諸般若的時間長短、壽命，以及身高。」

「然而，諸佛在德行和智慧方面並無差別。他之所以苦行，是為了讓自己的智慧臻於成熟。」

「那先！為何在他智慧尚不成熟時就出家修行呢？為何他不先使智慧臻於成熟，然後再離俗呢？」

「大王啊！當菩薩看到後宮嬪妃們睡得亂七八糟時，他感到厭惡和不滿。魔羅見他心中充滿不滿，便說：『七天後你將成為世界之王。』」

「然而，菩薩卻感到一陣刺耳的灼痛，彷彿一根燒紅的鐵棒塞進了他的耳朵，頓時驚恐萬分。菩薩心想：『國王！我切莫因無所事事、無依無靠而受天人責備。我願成為一個行動果敢、持之以恆的人。』於是，菩薩開始苦修，以求證得圓滿的智慧。」

「尊者那先！菩薩苦修時曾想：『難道就沒有其他途徑

通往更高智慧，配得上高尚之人嗎？』那時他是否迷失了正道？」

「大王！有二十五種因素會導致心軟弱：憤怒、仇恨、輕蔑、傲慢、嫉妒、卑劣、欺騙、虛偽、固執、爭執、驕傲、自負、虛榮、粗心、懶惰、困倦、懈怠、損友、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飢渴和不滿。飢渴攫住他的身體，因此他的心思無法集中在摧毀『漏』(asava)。」¹

「菩薩已探索四聖諦無數劫，心中怎會因道路而產生困惑？然而，他卻想：『難道沒有其他通往智慧的道路嗎？』菩薩曾於十三歲時，在父親耕田之際，於蓮蓬樹下禪定，證得四禪。」

「很好，那先！我接受你的說法。菩薩正是在修習苦行的過程中，逐漸圓滿了他的智慧。」

73. 惡的力量

「善與惡，孰強孰弱？」

「善的力量更強，國王。」

「這我實在難以置信，因為作惡者往往在今生就嚐到惡果，受到懲罰；但有誰能透過布施僧團或遵守戒律

¹ Asava：(貪瞋癡的)漏(原意：流向)。各種煩惱中，「漏」是最古的用法，「漏」在佛教是「漏出」的意思，心中的污穢泄漏到外面。

， 在今生就獲得利益呢？」

「大王啊！這樣的例子有六個。奴隸普奧阿卡向舍利弗供養食物，當天便升任司庫。還有戈帕拉(Gopàla)的母親，她賣掉自己的頭髮，用所得的錢供養摩訶迦旃延，結果成為優陀那王(Udena)的王后。虔誠的女子蘇皮雅(Suppiyà)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為生病的僧人提供肉食，結果第二天傷口就癒合了。茉利(Mallikà)夫人，還是個奴僕時，把自己熬的粥供養世尊，當天就成為了憍薩羅國的王后。花商蘇瑪那(Sumana)向世尊獻上八束茉莉花，因此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婆羅門埃卡薩納卡(Ekasàñaka)將自己唯一的衣服布施給世尊，當天就獲得八福(All the Eights)的恩賜。」

「那先！你尋遍各地，只找到六個例子嗎？」

「是的，大王！」

「那麼，邪惡的力量就比善良的力量更強大。因為我見過許多人因罪行而被釘在木樁上，在難陀王朝的將軍巴達薩羅(Bhaddasàla)與旃陀古陀(Chandagutta)的戰爭中，出現了八十次屍舞。因為據說，當發生大規模屠殺時，無頭屍體就會復活，在戰場上跳舞。那些人最終都因自己的惡行而走向毀滅。然而，憍薩羅國(Kosala)的波斯匿王布施無量，他這一生是否也因此獲得了財富、榮耀或幸福呢？」

「大王啊！他沒有。」

「那麼，那先！不善豈不更強大？」

「正如劣質穀物一兩個月就能成熟，而上等穀物卻要五六個月才能成熟一樣，善行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成熟。此外，大王啊！善惡的果報都將在來世顯現，但因為惡行應受譴責，所以律法規定作惡者必受懲罰，而行善者卻得不到獎賞。如果他們制定律法獎賞行善者，那麼善行在今生也能得到獎賞。」

「很好，那先！只有像您這樣有智慧的人才能如此完美地解開這個問題。我從尋常角度提出的問題，您卻從超凡脫俗的(supramundane)角度闡明了。」

74. 迴向

「所有已故親屬都能分享善行的功德嗎？」

「不能。只有那些生為餓鬼，靠他人功德為食的，才能分享功德。生於地獄、天界、畜生，以及靠嘔吐物為食的餓鬼、飢渴的餓鬼、被貪欲吞噬的餓鬼，都無法獲得任何功德。」

「那麼，這些供奉就毫無意義，因為接受供奉的人得不到任何益處。」

「大王啊！它們並非毫無意義，也並非毫無效果，因為布施者本身也能從中受益。」

「請你給我一個理由來證明這一點。」

「如果有人準備了飯菜，去拜訪親戚，但親戚們沒有

接受這份禮物，那麼這份禮物就浪費了嗎？」

「不會，尊者，主人自己會享用它。」

「正是如此，陛下！布施者從他們的布施中獲益。」

「那麼，是否有可能分擔罪孽呢？」

「國王啊！你不該問這個問題。你接下來是不是要問我為什麼宇宙是無限的，為什麼人和鳥只有兩條腿，而鹿卻有四條腿？」

「我問這個問題並非為了惹惱你，而是因為世上有很多思想扭曲或缺乏常識的人。」

「雖然可以用水箱裡的水催熟莊稼，但不能用海水催熟。惡行不能與未曾作惡且未曾同意的人分擔。人們可以用渡槽(an aqueduct)將水輸送到很遠的地方，但卻無法用同樣的方式輸送堅硬的岩石。惡行是卑鄙的，而善行是偉大的。」

「請舉個例子。」

「如果一滴水落在地上，它會流過十里或十二里嗎？」

「當然不會，它只會影響它落下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太小了。」

「正是如此，大王啊！不善是卑微的，因為它的微小，只會影響作惡者自身，無法分擔。然而，如果發生一場巨大的暴雨，雨水會擴散開來嗎？」

「當然會，尊者！即使十里或十二里也能擴散。」

「正是如此，大王啊！善行是偉大的，因為它的豐饒

，天人皆可分享。」

「那先！為什麼惡如此有限，而善卻如此廣泛呢？」

「國王啊！凡是施捨物品、遵守戒律，都會感到快樂和安寧，而安寧之後，他的善行就會更加豐盛。就像一個深潭，水從一邊流走，四面八方就會補充進來。正是如此，一個人若能將自己一百年來所做的善行迴向他人，他的善行也會隨之增長。這就是善行如此偉大的原因。」

然而，作惡之人會充滿悔恨，他的心無法擺脫罪惡的念頭，他會感到沮喪，無法獲得安寧，最終在痛苦和絕望中消逝。國王啊，正如一滴水落在乾涸的河床上，體積不會增加，反而會被原地吸收。這就是為什麼不潔之事如此卑鄙微小。」

75. 夢

「人們所說的夢究竟是什麼？誰會做夢？」

「夢是心路上遇到的徵兆。夢有六種：受風邪影響的人會做夢，受膽汁影響的人會做夢，受痰液影響的人會做夢，受神祇影響的人會做夢，受自身習性影響的人會做夢，受預感影響的人會做夢。只有最後一種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做夢的時候，人是清醒的還是睡著的？」

「既非清醒也非睡著。人做夢的時候會進入猴夢(the monkey's sleep)狀態，這種狀態介於睡眠和清醒之間。」

76. 早逝

「那先！所有眾生都是壽終正寢，還是有些會早逝？」

「兩者皆是，大王！如同樹上的果實，有的成熟後落下，有的未成熟就因風吹、蟲蛀或樹枝掉落，同樣，有些眾生壽終正寢，有些則早逝。」

「但是，那先！所有過早死去的人，無論老幼，都已達到其預定壽命的終點，根本不存在過早死亡這種說法。」

「大王！對於那些雖仍有壽命卻過早死去的人來說，有七種過早死亡的方式：飢餓、口渴、蛇咬、中毒、火災、溺水、武器。死亡有八種方式，死亡的途徑有：風、膽汁、痰、體液混合、溫度變化、環境壓力、外力因素、業力。其中，只有業力導致的死亡才能稱之為生命的終點；其餘的都屬於早逝。」

「那先！您說有早逝，請您再給我一個理由。」

「國王啊，熊熊烈火，當燃料完全耗盡而熄滅，而非因其他原因提前熄滅時，就說它是在時機成熟時熄滅的。同樣，一個人自然老死，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就說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然而，如果一場大火被強烈的暴雨撲滅，就不能說它是在恰當的時間熄滅的。同樣，任何人如果因業力以外的任何原因而過早死亡，都被認為是早逝。」

77. 阿羅漢塔廟的神蹟

「所有阿羅漢的塔廟都有神蹟嗎？還是只有部分阿羅漢的聖殿有神蹟？」

「只有部分阿羅漢的聖殿有神蹟。神蹟的發生取決於三種人的意志：阿羅漢在世時所行的神蹟、天神所行的神蹟，以及有信心的智者弟子所行的神蹟。如果沒有這種決心，即使在擁有神通的阿羅漢的塔廟前，也不會出現奇蹟。然而，即使沒有奇蹟，了解他清淨無瑕的品行後，也應該對他充滿信心。」

78. 每個人都能了解佛法嗎

「所有正確修行的人都能了知佛法嗎？還是有些人不能？」

「那些即使修行正確，卻是畜生、餓鬼、邪見者、騙子、弑母者、弑父者、殺害阿羅漢者、分裂者、出佛身血者，是不可能證得佛法的。偷竊僧袍者、改宗者、褻瀆尼師、隱瞞涉及僧團聚會者、太監和雌雄同體者。七歲以下的兒童也無法證得佛法。」

「為什麼七歲以下的兒童無法獲得觀智？因為兒童內心純淨，應該已經準備好證悟佛法。」

「國王啊，如果一個七歲以下的孩子能夠感受到慾望

，感受到憎恨，能覺知被誤導的事物所欺騙，能夠分辨善與惡，那麼他或許就能獲得觀智。七歲以下孩童的心智薄弱，而涅槃的無為要素卻深不可測。因此即便修行正確，七歲以下孩童也無法證得佛法。」

79. 涅槃之樂

「涅槃是全然的樂，還是也有苦？」

「是全然的樂。」

「但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追求涅槃的人必須修苦行，身心精進，不非時食，抑制睡眠，克制感官，並且捨棄財富、家庭和朋友。那些享受感官之娛的人是幸福的，而你卻克制並阻止這些樂趣，因此會經歷身心上的不適和痛苦。」

「國王啊！涅槃沒有痛苦，你所謂的痛苦並非涅槃。誠然，追求涅槃的人會經歷痛苦和不適，但之後他們會體驗到涅槃的極樂。我告訴你其中的緣由。國王啊，是否存在君王統治的極樂呢？」

「有的。」

「其中是否夾雜著痛苦？」

「沒有。」

「那麼，陛下，為何當邊疆諸省叛亂時，諸王要離開宮殿，跋涉崎嶇不平的地形，忍受蚊蟲叮咬和熱風侵襲，

冒著生命危險參與激烈的戰鬥呢？」

「那先！那並非君主之樂，而只是追求君主之樂的初步階段。唯有在獲得君主之樂之後，才能享受真正的君主之樂。那先！真正的樂，不摻雜任何苦楚。」

「大王啊！涅槃亦是如此，是純粹的樂，其中不摻雜任何苦楚。」

80. 有關涅槃的描述

「那先尊者，能否用比喻來描述涅槃的大小、形狀或持續時間？」

「不能，沒有其他事物可以與之相比。」

「那麼，涅槃在其他事物中是否有任何屬性，可以用比喻來描述嗎？」

「可以。」

「如同蓮花不沾水，涅槃也不沾染煩惱。如同水，它能止息煩惱的灼熱，並能平息貪欲的乾渴。如同藥物，它能保護被煩惱毒害的眾生，治癒痛苦的疾病，並如甘露般滋養。」

「正如大海沒有屍體，涅槃也沒有任何煩惱；正如大海不會因為流入其中的河流而增加，涅槃也不會因為證得涅槃的眾生而增加；它是偉大眾生阿羅漢的居所，它被知識和自由的波濤所裝飾。」

「如同食物維持生命一樣，涅槃去除衰老和死亡；它增強眾生的精神力量；它賦予戒德之美它消除煩惱的痛苦，它緩解一切苦的疲憊。」

「如同空間一般，它既不誕生，也不衰敗或消亡，它不會在此消逝，又在別處出現，它是不可戰勝的，盜賊無法偷走它，它不依附任何事物，它是像空中的鳥兒一樣的聖者的領域，它是無障礙的，是無限的。」

「它如同能實現願望的寶石，能滿足所有願望，帶來愉悅，光彩奪目。它如同紅檀香，難得一見，其香氣無與倫比，為賢士所讚譽。」

「正如酥油因其特殊屬性而為人所知，涅槃也具有特殊屬性；正如酥油具有甜美的香氣，涅槃具有戒德的甜美香氣；正如酥油具有美味，涅槃具有解脫的美味。它像一座山峰，非常高，不可撼動，不受煩惱侵擾，沒有煩惱滋生的土壤，而且它不偏袒，沒有偏見。」

81. 體證涅槃

「那先！你說涅槃既非過去，亦非現在，亦非未來；既非已生，亦非未生，亦非可生。如此看來，證得涅槃之人，究竟是證得已生之物，還是先有涅槃，再證得涅槃呢？」

「大王啊！這兩者都不是，涅槃不存在。」

「那先！不要用晦澀難懂的話回答這個問題！請說清

楚，闡明它。這是人們感到困惑和迷茫的地方。請破除這迷惑之箭。」

「涅槃的要素確實存在，國王啊！那些依照世尊的教導正確修行並正確理解各種法門的人，憑藉他們的智慧，就能證得涅槃。」

「涅槃如何顯現？透過擺脫痛苦和危險，透過清淨和清涼。就像一個人，在敵人的包圍中感到恐懼和驚慌，當他逃到安全的地方時，就會感到解脫和快樂。又像一個人，掉進污穢的坑里，當他從坑里出來並洗乾淨時，就會感到輕鬆和快樂。就像被困在森林大火中的人，一旦到達安全的地方就會平靜下來。你應視因生老病死而反覆產生的焦慮為恐懼和可怕，視利得、榮譽和名聲為污穢；視貪、瞋、癡這三重火焰為灼熱和煎熬。」

「修行者如何證得涅槃？他正確地把握了(grasps)生老病死的輪迴，從中只看到生、老、病、死，卻看不到任何愉悅或令人愉悅之處。如同握住一顆燒紅的鐵球，看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東西，他的心充滿不滿，身體也陷入了狂熱，他感到絕望，無處可依，於是厭惡輪迴。」

「目睹人生輪迴之苦的人，心中會生起這樣的念頭：這生命之輪烈火熊熊，充滿苦難與絕望，但願它能就此終結，那該是多麼平靜，多麼美好。一切心行的止息，捨棄執著，斷除貪欲，無欲無求，止息，涅槃。於是他的心進入無『有』的狀態。那時他找到了平靜，他因『終於找到了歸宿』而

歡欣鼓舞。他沿著斷除諸行的方法去努力，去探尋，去修習，並使其臻於完美。為此，他激發自己的正念、精力和喜悅，透過反覆關注那念頭（對心行的厭惡），他超越了生命的輪迴，使之停止。據說，能夠停止輪迴的人就證得了涅槃。

」

82. 涅槃在哪裡？

「那先！涅槃有存放的地方嗎？」

「沒有，但它確實存在。就像沒有地方可以存放火，但摩擦兩根乾柴卻能生火一樣。」

「那麼，人可以站在某個地方證得涅槃嗎？」

「是的，有。德行(virtue)是所在，立足於此，並且運用理性，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是在斯基泰人(Scythians)之地或巴克特里亞人(Bactrians,)之地，無論是在克什米爾還是犍陀羅(Gandhāra)，無論是在山巔還是在最高的天界，正確修行者便能證得涅槃。」

「非常好，那先！你教導涅槃，解釋涅槃的證悟，發揚德行，指出正確的修行方法，高舉佛法的旗幟，確立佛法為指導原則，只要目標正確，努力就不會白費。」

第十六章 推理解題

彌蘭陀王來到那先面前，行禮後，坐在一旁。他渴望知曉、聆聽、銘記，並希望消除無明，於是，他鼓起勇氣，集中精神，保持專注，對那先說：

「那先！您見過佛陀嗎？」

「沒有，大王！」

「那麼，您的老師們見過佛陀嗎？」

「沒有，大王！」

「所以，那先！佛陀並不存在，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佛陀的存在。」

「那些開創了你王室血統的勇士真的存在嗎？」

「當然存在，尊者！這一點毋庸置疑。」

「你見過他們嗎？」

「沒有，那先！」

「你們的老師和制定法律的官員們見過他們嗎？」

「沒有，尊敬的那先。」

「那麼，就沒有證據，證明古代那些武士的存在。」

「然而，那先！他們使用的皇家徽章至今仍保存完好，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並確認，古代的武士確實存在過。」

「正是如此，大王！我們才能知道世尊真實存在過，並相信他，他所使用的皇家徽章至今仍清晰可見。世尊擁有四念處

、四正勤、四神足、五力、五根、七覺支和八正道。透過這些，我們就能推論並確信世尊確實存在過。」

「請舉例說明。」

「正如人們看到一座規劃精美、佈局合理的城市，就知道它出自技藝精湛的建築師之手。同樣，世尊所規劃的正義之城也一目了然，它時刻關注著自己的主幹道，主幹道上擺滿了攤位，售賣香水、水果、解毒劑、藥品、花蜜、珍貴珠寶和各種商品。因此，國王啊！世尊的正義之城規劃周密，結構堅固，防禦嚴密，因此敵人無法攻破；透過這種推斷方法，便可知世尊確有其人。」

1.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花？

「世尊揭示了以下禪修對象：對無常的覺知，對苦的覺知，對無我的覺知，對厭惡的覺知，對危險的覺知，對捨棄的覺知，對離欲的覺知，對捨離世間的覺知，對諸行無常的覺知；對呼吸的正念禪修，對九種屍體逐漸腐爛階段的認知，對慈、悲、喜、捨的禪修；對死亡的正念和對身體三十二部分的正念。凡渴望擺脫衰老和死亡的人，若以這些禪修對象之一而修習之，便可擺脫貪、瞋、癡、傲慢和邪見，渡過輪迴之海，止息渴愛的洪流，斷除一切苦。隨後，便可進入涅槃城，享受安寧、平靜和極樂。」

2.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芳香？

「是持守三皈依、五戒、八戒、十戒，以及比丘的別解脫戒。世尊曾如此說道：『任何花香都無法逆風飄散，檀香、麝香、茉莉花香都不能，但持戒的芳香卻能逆風而行，持戒之名傳遍四方。』」

3.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果實？

「它們是初果、一還果、不還果、阿羅漢果、空性果、無相(signlessness)果和無欲果。」

4. 正義之城有哪些解藥？

四聖諦是中和煩惱毒素的解藥。凡渴望獲得最高智慧並聆聽此教者，皆可脫離生老死、憂悲苦惱、哀嘆和絕望。

5. 正義之城有哪些良藥？

「國王啊！世尊已揭示了一些良藥，他用這些良藥治愈天人和人。即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和八正道。憑藉這些藥物，世尊治癒世人的邪見、邪念、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和邪定。他使他們擺脫貪、瞋、癡、傲慢、執著、懷疑、煩躁、懶惰、麻木、無恥、魯莽以及其他一切煩惱。」

6. 正義之城裡有哪些甘露？

「身至念如同甘露，因為一切眾生若充滿身念處的甘露，便可脫離一切苦。世尊曾如此說：『他們享受那些修習身念處的不死者的甘露。』」

7. 正義之城有哪些珍寶？

「世尊的正義之城中的珍寶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分別智以及覺支(覺悟的因素。」

「什麼是戒的珍寶？」

「它是遵循別解脫戒的戒¹，是克制感官慾望的戒，是正當謀生的戒，是反思如何正確使用布施、食物、藥物、臥具這四種必需品的戒，是遵循大、中、小戒律的戒行，是聖者習慣的戒。」

「什麼是智慧的珍寶？」

「它是對善惡、無罪與有罪的認知，以及對四聖諦的認知。」

「甚麼是解脫的珍寶？」

「阿羅漢果是珍寶中的珍寶，是解脫的珍寶，證得阿羅漢果的僧人光芒四射，勝過其他所有僧眾。」

「什麼是解脫知見的珍寶？」

¹《沙彌果經》中詳細描述了這些戒律，列舉僧眾的各種錯誤謀生方式，如算命、參與居士的生意，以及賭博等一切不良行為。

「它是聖弟子用來審視道路、果報和涅槃，並反思已去除的煩惱和仍然存在的煩惱的知識。」

「甚麼是四無礙辯的珍寶¹？」

「是分別諸法、義理無礙、分別詞句、辯才無礙的能力。凡擁有這珍寶的人，面對任何場合都無所畏懼，因為他深知自己能夠回答任何問題。」

「甚麼是覺支的珍寶？」

「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和捨覺支。僧人佩戴這些珍寶，便能以其德行照亮世界。」

第十七章 苦行

國王看見森林中僧侶們，遠離塵世，獨自修行，恪守嚴苛的戒律。隨後，他又看見居家之人，在家中享受著聖道(Noble Path)之果。

¹ 四無礙解：又作四無礙辯，即：法無礙辯(分別諸法)、義無礙辯(義理無礙)、辭無礙辯(分別詞句)、辯才無礙辯 (辯才無礙)。

考慮到這兩點深深的疑惑，他心想：「如果在家人也能領悟真理，那麼發願豈不毫無意義？讓我請教那位精通佛陀三部教誨(三藏)、善於駁斥反對者論點的最佳導師，他一定能解開我的疑惑！」

彌蘭陀王來到那先比丘面前，向他行禮，然後坐在一旁問道：「尊者那先！世間是否有已證得涅槃的居士？」

「有成百上千位在家人已證得涅槃。」

「那先！如果居家享樂的在家信徒都能證得涅槃，那麼額外的戒律又有何用呢？如果僅憑拳頭就能製服敵人，那麼尋求武器又有何用呢？如果爬樹就能上去，梯子還有什麼用？如果躺在地上很舒服，床還有什麼用？同樣，如果居士在家就能證得涅槃，額外的戒律又有什麼用呢？」

「國王啊！這些修行方法有二十八種美德，因此諸佛都十分推崇它們。持守戒律是一種清淨的生活方式，其果報是極樂的，無過錯的，不給他人帶來痛苦的，能給人信心的，沒有壓迫，它能使人品德增長，防止退步，不自欺欺人，是一種保護，能滿足人的願望，能馴服一切眾生，有利於自律，適合出家人，使人獨立，使人自由，能摧毀貪、瞋、癡。」

「它能使驕傲者變謙卑，能斷除雜念，使心神專注，它能克服疑慮，去除懶惰，它能消除不滿，使人寬容，它是無與倫比的，是無法衡量的，它能止息一切痛苦。」

「凡遵行這些戒律者，將獲得十八種美德：他的行為純潔，他的修行圓滿，他的言行舉止受到嚴密的約束，他的思想純淨，他的精力活躍，他的恐懼消失，他的人格執念消除。他的憤怒消失，慈愛生起；他知道食物令人厭惡的特質卻依然進食；他受一切眾生尊敬；他飲食節制；他時時刻刻保持警覺；他居無定所，可隨心所欲地居住，他憎惡邪惡，喜愛獨處，他時時刻刻保持警覺。」

「這十種人能夠持戒：充滿自信，充滿羞恥心，充滿勇氣，不虛偽，自立自強，堅定不移，渴望訓練，意志堅定，經常內省，充滿愛心。」

「所有證得涅槃的在家居士，都是因為他們在過去世受持這些戒律。若沒有這些戒律，今生便無法證得阿羅漢果。唯有透過勇猛精進，才能證得阿羅漢果。因此，恪守戒律非常有價值，且意義非凡。」

「國王啊！凡心中懷有邪念者，若為謀取物質利益而立下此誓，必將遭受雙重懲罰：今世受人唾棄、嘲笑，死後墮入地獄。」

「國王啊，凡行為符合僧人身份，且配得上僧侶身份，少欲知足，隱居，精力充沛，無詭詐，出家不為貪圖名利，而是為了信仰佛法，渴望從衰老和死亡中解脫，他都值得雙倍的尊崇，因為他受天人和人的喜愛，並且很快就

能獲得四種果、四無礙解、三明¹和六神通²。」

「甚麼是十三頭陀行³？」

「穿上補綴的袈裟，只穿三衣，只吃施捨的食物，挨家挨戶乞討，不偏愛任何食物，一天只吃一餐，只用鉢吃飯，拒絕吃後來的食物，住在森林裡，住在樹下，住在露天，住在墓地裡，睡在分配給他的任何地方，不躺下睡覺(不倒單)。」

「正是由於遵守這些誓言，優婆塞那(Upasena)才能在世尊獨居時拜訪他；也正是由於這些誓言，舍利弗才獲得如此崇高的德行，以至於在宣講佛法方面，他被公認為僅次於世尊。」

「很好，那先！佛陀的全部教義，超凡脫俗的成就，以及世間一切至善至美的功德，都包含在這十三種苦行之中。」

」

¹ 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² 六神通：即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

³ 十三頭陀支：即 1.糞掃衣支，2.三衣支，3.常乞食支，4.次第乞食支，5.一座食支，6.一鉢食支，7.時後不食支，8.阿蘭若住支，9.樹下住支，10.露地住支，11.塚間住支，12.隨處住支，13.常坐不臥支。請參閱《清淨道論》第二.說頭陀支。

第十八章 詞喻

「尊者那先！一位比丘要證得阿羅漢果，必須具備哪些特質？」

1. 驢

「正如驢子無論在哪裡躺下，都不會長時間休息一樣，一心追求阿羅漢果的比丘也不應長時間休息。」

2. 公雞

「正如公雞按時歸巢，僧眾也應在托鉢乞食後迅速完成日常事務，然後獨自進入禪修之所。正如公雞早起，僧侶也應早起。」

「正如公雞不斷刨地覓食一樣，僧眾也應該不斷反思自己所吃的食，提醒自己：『我吃這個不是為了享受，也不是為了美化膚色，而是為了緩解飢餓的痛苦，使我能夠修習梵行，這樣我就能結束痛苦。』」

「就像公雞雖然有眼睛，但在夜晚卻看不見一樣；僧人在禪修時也應該像瞎子一樣，不去注意那些可能會干擾他專注的感官對象。」

「就像公雞即使被棍棒和石頭趕走，也不會離開它的巢穴一樣；僧人無論在製作袈裟、建造房屋、教學、研讀經文還是從事其他工作，都不應該失去正念。」

3. 雌豹

「正如雌豹只生育一次，不再與雄豹交配。比丘見輪迴之苦，亦當如此，決心不再投生。因為佛陀在《經集》的《陀尼耶經/ Dhaniya sutta》中曾如此說道：

我已掙脫枷鎖，猶如牛王掙斷束縛，又像大象踩碎腐爛的藤蔓，我不再入母胎，上天啊！如果你願意就下雨吧！」

4. 竹子

「竹子會隨風彎曲，僧人也應靈活變通，順應(conform)教義。」

5. 猴子

「正如猴子棲息在枝繁葉茂的大樹上；僧人也應當與一位博學的老師同住，這位老師值得尊敬，並且能夠指導他。」

6. 蓮花

「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亦不染其色；比丘亦應不被護持、供養及恭敬所汙染。蓮花高懸於水面之上；比丘亦應超脫世俗。蓮花在微風中顫動；比丘亦應畏懼作惡之念，視最輕微的過錯為危險。」

7. 海洋

「正如大海將屍體沖上岸，比丘也應從心中清除煩惱。」

正如海洋雖蘊藏眾多寶藏，卻不將其衝上岸，比丘也應擁有成就的寶石，而不炫耀。正如海洋與強大的生物為伴；比丘也應與那些慾望少，品德高尚，學識淵博，智慧過人的弟子為伴。正如海洋不會在海岸氾濫；比丘也絕不應違背戒律，即使為了生命也不行。正如流入海洋的所有河流也無法填滿海洋一樣，僧侶也永遠不應該對聆聽佛法、律藏和論藏的教導和指引感到滿足。」

8.大地

「正如大地不受落在其上的美好或醜惡之物的影響一樣，僧侶也應該不受讚揚或責備、支持或忽視的影響。正如大地樸素無華卻自有其芬芳；比丘亦應樸實無華，卻散發著戒德的芬芳。正如大地承載萬物卻永不疲倦；比丘也應永不疲倦的教誨、勸誠和鼓勵他人。正如大地無惡意，無偏愛，僧人亦應當無惡意，無偏愛。」

9.水

水自然靜止，僧侶亦應如此，不偽善，不抱怨，不暗示，無不當行為，保持內心的平靜與清淨。水總是令人神清氣爽，僧侶亦應如此，應充滿慈悲，始終尋求眾生的福祉和利益。

正如水不會傷害任何人一樣，精進的比丘也不應做會引起爭吵、衝突、憤怒或不滿的錯誤之事。因為世尊在《本生

經》中說過：「帝釋！世間萬物之主，你曾宣告：任何生靈都不得因我受害。帝釋！無論身處何地，無論身與心，此乃我的祈願。」

10. 月亮

「正如月亮在盈虧週期中一天比一天大一樣，比丘也應該一天比一天多修德行。」

11. 轉輪聖王

「正如轉輪聖王以四種人氣：慷慨、和藹、公正和不偏心，贏得人民的愛戴一樣，僧侶也應該贏得僧侶和俗人的愛戴。」

「正如君主不允許強盜在他的領土居住一樣，僧人也不允許殘忍、好色或嗔怒的念頭在他的心中生起。」

「正如君主巡視世界各地，審視善惡；僧人也應徹底檢視自己的身、語、意。」

12. 猛(The Mongoose)

「正如猛在接近蛇之前會用解藥保護自己一樣，人在接近充滿憤怒、惡意、紛爭和爭執的世界之前，也應該用慈悲保護自己。」

13. 大象

「正如大象環顧四周時才轉動整個身體；比丘環顧四周時也應如此，不要四處張望，而應保持目光專注。正如大象

抬起腳小心翼翼地行走；比丘行走時也應保持正念正知。」

14.印度鶴

「正如印度鶴用鳴叫來警告人們未來的命運一樣，僧人也應該用佛法的教導來告知人們未來的命運。」

15.蝙蝠

「正如蝙蝠雖偶爾進入人家，但很快便會離開；僧人雖為乞食進入人家，也應很快離開。

「正如蝙蝠出入人家時並無害處；僧人拜訪人家時，也應不作惡，易於供養，並顧及他人的福祉。」

16.水蛭

「正如水蛭吸血，直到滿足才鬆口一樣；僧人也應該牢牢掌握他的禪修對象，飲解脫由的甘露，直到心滿意足為止。」

17. 岩蛇

「正如岩蛇可以多日不進食而存活，比丘即使只得到少量布施，也應該能夠維持生命。尊者舍利弗曾說過：「無論吃的是乾糧還是濕的食物，都不要吃到飽。善行的隱士出家後，飲食適度。如果只吃了四、五口，就喝水吧，因為對於一心追求解脫自在的阿羅漢來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18.木匠

「正如木匠捨棄腐朽的木頭，只取用完好的木材；僧人也應當捨棄諸如永恆論，虛無主義，靈魂即身體，靈魂是一回事，身體是另一回事，所有教義都一樣好，無為是不可能的，人的行為是無用的、沒有聖潔的生活等錯誤見解。」

當一個生命死亡時，一個新的生命就會重生，有為法永恆存在；行動者承受其果報；一人行動，另一人承受其果報；諸如此類關於業與業行(kiriya)果報的錯誤觀念，皆是如此。在捨棄所有這些謬誤之後，他應當掌握空觀)，這才是有為法的真實本質。

19.水壺

「正如裝滿水的水壺不會發出聲音；比丘即使學識淵博也不應喋喋不休，因為世尊曾說過：『聽聽水流過深淵和岩石的聲音，小溪發出大的聲音，大水卻靜靜流淌(靜水流深)。空的地方迴盪著聲音，滿的地方卻靜謐無聲。愚昧就像半滿的罐子，智慧就像充滿水的湖泊。』」

結 論

那先長老與國王辯論結束後，大地震動了六次，閃電劃破夜空，眾神從天降下鮮花。彌蘭陀王心中充滿喜悅，所有的驕傲都消失了。他對三寶不再有任何疑惑，放棄了

所有固執，說道：「那先尊者！您解開了只有佛陀才能解開的謎題。在佛陀的弟子中，除了尊者舍利弗之外，沒有人能與您相提並論。請原諒我的過錯。願您接納我為弟子，讓我終生皈依您的教誨。」

國王攜帶士兵供養這位長者及其眾多追隨者，並建造了一座名為彌蘭陀精舍的住所。後來，彌蘭陀將王位傳給了兒子，自己則出家為僧，修習內觀(insight)，最終證得阿羅漢果。」

彌蘭陀王問經

校對：何彩熙、姬天予

流通處：中平精舍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新榮路 71 號(新勢國小旁)

電話：(03)493-6166

Facebook：解脫自在園(社團)

e-mail：amitabh.amitabh@msa.hinet.net

◎ 印刷：耿欣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 2225-400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72 巷 30 號

初版：2026 年 2 月